

南宋文範

和16
341
13



南宋文範卷五十七目錄

論

明帝論 十先生奧論

戴溪

國體論一 十先生奧論

鄭湜

國體論二 十先生奧論

鄭湜

國體論三 十先生奧論

陳耆卿

顏子論

陳耆卿

曾子論

王邁

高帝論

王邁

文帝論

高斯得

伊周論

林希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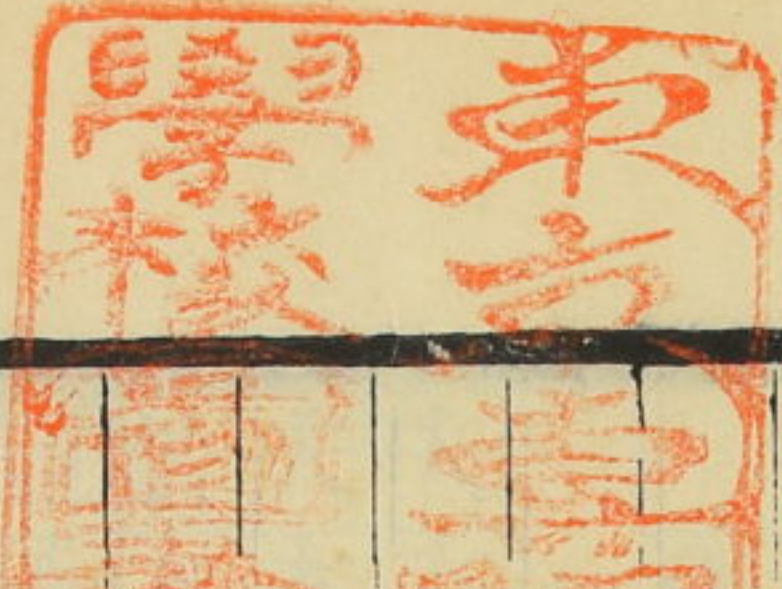
律論 漢唐九卿論 顧宸宋文選

林希逸

虞氏譜系及宗堯論

金履祥

利
294
13



所錢文
有物那

七政運行論
刑政德禮論

陳普
陳普

南宋文範卷五十七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論

明帝論

戴溪

夫天下是非折於理不折於勢故君子論學不容以挾貴為也況
 夫天子有天下之尊意所予奪羣臣望承不及是是非豈盡當
 於天下之理乎漢明章皆崇儒重道之君也尊禮師傅是正經義
 豈不盡善盡美哉明帝臨幸辟雍自為辨說固已失人君之體矣
 永平二年十月幸辟雍初行養老禮禮畢引桓榮父子升堂上
 自為辨說諸儒執經問難於前冠帶縉紳之人圍橋門而觀聽者
 蓋億計他日章帝患五經同異博集諸儒會議白虎觀天子稱制臨
 決少事學得成其業而章句之徒破壞大體宜如石渠故事
 承為後世則帝從之冬十一月壬戌詔太常將大夫博士郎官及
 諸儒會白虎觀議五經同異使五官中郎將魏承制問侍中淳
 于恭奏帝親臨制臨決作白虎議奏名儒丁鴻樓望成去聖久遠
 封桓都班固賈逵及廣平王羨皆與焉固超之兄也

一言之閒難矣哉夫有的於此十人射之不如百人之射謂其中者之多也當六經殘闕之餘諸儒各以其意說經一是一非何常之有並存不削以待後之人擇焉夫何惡于明經哉必將去彼取此則紛紛之見何時定乎嗚呼秦火漢壁之餘散失已久豈無字畫之訛義理之難曉哉蔡邕書五經文字刻石置諸太學觀者填咽亦安保其無失也靈帝熹平四年三月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命太學門外使後儒晚學咸取正焉碑始立其孔穎達等作五經正義雜取讖緯之說以為注疏之學又惡可盡信乎貞觀十四年大學孔穎達與諸生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諸儒習之自宣帝講命孔穎達與諸生撰定五經疏謂之正義令諸儒習之五經於石渠已不能行於後世甘肅之正年詔諸儒講五經諸馬韋元成受詔與五經章帝復踵宣帝故事天子自定其是非惡保其久而不變乎夫天子之尊不當自用其聰明也隋煬帝自以詩名而忌羣臣之能此固不足責矣帝善屬文不欲人出其右薛空梁落燕泥否王曹附楊玄感誅帝誦其佳句曰庭草無人隨意緣復能作此語耶帝自負才學每驕天下士嘗謂侍臣曰設令朕

與士大夫高選唐太宗命羣臣修晉史而加以御製為人君亦安亦當為天子矣唐太宗命羣臣修晉史而加以御製為人君亦安亦當為天子矣用修史為也自秦漢以來小人事君為容悅者惡羣臣異議始勸人君自為制作以震服羣臣杜周欲人主自為法令善候制上欲人君自為制作以震服羣臣杜周欲人主自為法令善候制上欲君為天下法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法平不循三尺法專以人意指為獄獄者固如是乎主所是疏為合當時為是者何古之法乎兒寬勸人主自為禮樂帝議欲傲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上問寬欲傲古巡狩封禪之事諸儒對者五十餘人未能有所定上問寬對曰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寬對曰唯聖王所由制定其當非羣臣之所能列今將舉大事成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此豈可以為法哉成上然之乃自制儀采儒術以文焉此豈可以為法哉

國體論一 鄭 湜

為國者雖深仁厚澤足以收天下之心必有威德權制然後可以繩肅天下之勢有以收天下之心故其民優游而無憾其上有以肅天下之勢故國強立而不入于偷譬之生物也濡之以雨露煖之以日欣然皆生矣然必有犖斂堅凝之然後能成就其質苟為不然則物之脆弱而腐敗朽蠹者相屬也將安用乎周之衰先王之澤猶在也然其勢不足以號召役制天下之諸侯卒廢而不振

秦之亡其餘威猶足以抗禦四方之羣盜然人心已去終潰散而不可收故五行家曰周末無寒歲秦亡無燠年周失之緩而秦失之急也嗚呼秦則過矣周之不振亦可悼也世之君子徒見古人用威之失慘裂而亟亡遂一切欲以曼漉容貸為政以為寬厚長者之道當如是名非不美也不知其徒蒙此名而設之不當刑賞不明政令不行百度垢翫駸駸乎入于潰墮委靡之域如痺痿之人四支雖存廢不可舉而論說之士方且以是為出于祖宗相授之治體一定不可易之家法也是特未深究祖宗之治耳昔太祖受命不誅一人而天下定征伐諸國將帥不敢以一毫妄殺戮四方降王皆得保其首領元勳宿將咸以功名終藩侯有不奉法苛虐百姓者曰吾斷不容之並見通鑑長編傳之子孫兵不得已而後用刑有所疑則必讞承平百年未嘗殺士雖州縣小吏亦無前世捶楚之辱而用法尤寬于齊民其所謂深仁厚澤涵濡天下使萬世思吟而不釋者蓋在是矣若夫官吏之黷貨貪冒用刑過差槩量失

平侵冤細民者大則棄市小則除籍朝廷近臣養安顧避者隨以貶斥將帥雖有大功小失紀律則奪其節制十年不問撫養士卒不吝賞賜稍有犯法者斬艾誅戮或至百數當是時也朝廷尊嚴官吏畏憚將士用命軍律整肅而至仁之道常行乎其閒所以能削平僭偽混一區宇一洗五季積弊之俗而新之者有此具也太宗真宗雖稍寬貸而威令閒有出於不測者邊將擅奏事而械之獄執政迎合而還見其疏樞臣不習邊事而下易其位監司部內稍不治而奪期削籍主糧之吏侵奪漕卒而斬腕以徇大索諸軍之凶猾者而盡鉗其頸此豈固為是褊急哉所以時出而聳天下之媮也自是之後勢漸舒緩循習至于嘉祐內外苟簡政俗剋敝而天下之勢弛矣胥吏謹誹當罪也而逐中書輦官悖緩當誅也而廢退宰相卒伍薄恩資至慢也而賞為再行衛士踰宮垣大變也而姦不窮禮官責罰禮生振職也而坐以奪職軍人詈辱三司輕朝廷也而法官以為非犯階級若是數者豈不近姑息之政乎

吾仁祖之盛德所以超絕漢唐之君者以其慈儉好生樂受忠言惡聞人過進退公卿大臣一出于至公涵養天下人才為數世用此萬世子孫所當師法也然當全盛之時民窮國蹙官吏曠惰將士驕脆而不可制夷狄侵侮而莫之禦者以其偏廢之虔在此故爾慶厯初仁祖亦深厭當世之敝欲振起之而用杜范韓富此四公所以革敝之術不過以立法制嚴按察抑僥倖振紀綱為先者誠以欲起偏舉廢以扶天下之勢當如是耳論者不察祖宗仁德之所在乃以其一時偏而受患之處以為後世長治之規模不亦惑乎曰熙豐之間嘗變前世之政而趨于嚴矣然宿弊未去而其患立至何也曰其所以制變者非也嘉祐之敝非法敝也祖宗之法具在而不舉也苟因祖宗之法而行之以強毅吏可肅也兵可制也財可富也法令可信也熙豐大臣欲變嘉祐之敝乃併與祖宗之法而變之一時聚斂鍛鍊之吏攘臂紛更以苛刻為精明以生事為風采大兵大獄數起宇宙騷然此後世所以尤熙寧之苛

急而欲襲嘉祐之寬縱而不深察其原也大抵振威嚴于習寬之末奮剛強于積弱之餘固俗之所駭而術之所難也哀帝誅斥權戚于元成之後欲則武宣以強主威朝廷翕然以望至治然王嘉鄭崇之死不饜人心而讒邪愈肆德宗初欲以法制起肅代之敝誅黎幹劉忠翼校中使按賊吏天下莫不震悚其後劉晏崔寧之寬過于猜刻而藩鎮遂以謹譁然則二君之嚴初未必然也其所以用嚴者非也今天下之勢嚴固未可廢也毋徒若熙寧爾

國體論二

鄭澐

言治者皆知以固根本為先根本不固誠國之深憂也然不求其所以害根本者安在急謀去之徒曰吾欲固根本云者虛語也猶之論養生者孰不曰先養元氣元氣誠養生者所當先也然今有積病為心腹不治之痼疾日夜消耗寇賊其元氣未有方術可以除之雖使吐故納新葆神鍊氣之術畢試元氣終不可得而養也方今無大兵革以戕天下之命無大誅戮以動天下之怨無大興

役以勞天下之力其所以戕害天下之根本者果安在乎愚謂在
于窮民之財而已嘗考本朝寬厚之政雖三代無以遠過而理財
之峻乃獨甚于秦漢而下者商君之于秦也不過使民務本業耕
織以謀富強爾後世猶以商利而羞稱之今耕桑者反困于重斂
而不獲安本業矣桑孔之於漢也不過鹽鐵推酷以佐軍興爾今
之鹽鐵推酷籠取苛密又大酷於初矣以唐較之兩稅唐之貪法
也五代繁重已非唐舊今之兩稅陰增巧取又不知其幾倍于唐
唐漕東南米豆關中歲不過四十萬石曩時浮江淮入汴者歲六
百五十萬鹽利最盛於劉晏也歲不過六百萬緡而熙寧以後歲
二千餘萬茶稅始刻于唐也歲不過四十萬緡景德初計三歲之
入七百餘萬大率總一歲征賦之最幾六倍於唐之數而和買免
役經總皆前世所無也而數入倍于正稅然當全盛時天下已困
于苦匱不支猶且鉤剝織末類拾印取凡衰陋逼迫之策管商桑
孔之所羞鄙而不爲者悉爲之矣此其故何也曰非有司之罪也

勢也勢使之然雖分兵猶出於農也漢之材官蹶張騎士皆郡國
之民耳唐長征之兵不過曠騎神策衛兵遇有調發而丁壯之民
皆備征伐國家無事時坐而衣食于縣官者常百萬也漢察孝廉
大郡歲不過二人尙亡應書者唐進士最盛不過三十餘人今三
歲一舉士輒至數百漢二千石任職三歲始任一子今秦補入官
者每郊數百軍功入流特奏之冗不預焉漢初遺匈奴不過千金
唐藉突厥以興故厚爲之賂而旋以擒滅國家盛時歲遺西北三
邊者常以百萬漢之宗子自王降而侯侯降而庶子無復爵土蓋
有去而爲民者國家無親疏皆養于縣官其後復授以環衛於是
廩祿之費多于百官又三歲一郊而大賚中外以老受賜所費萬
億帑廩爲之一空此數者皆耗財之源而前世所未有所以取財
之峻尤盛于前世也嗚呼秦漢何以爲國乎今郡縣催科一按舊
籍雖無加賦之名而一練之入不啻於兩練一斛之輸或贏于三
斛民日以削吏日以侵此病不治人愁國億凜凜乎未知所底止

欲根本之固其可得耶爲今之計將更求豐財之說乎盍亦反而就其所以費財者而圖之乎假令仍今賦斂之政不爲之少損以紓斯民亦無以自活矣況未瞻無涯之費而更無寬恤之策是東野之御已窮而復鞭其後也今財賦之數極于斯矣惟大立制度以爲經久之計凡郊廟乘輿之奉宮禁嬪御之用宗室戚里之澤秩祿賜予之目百官庶府之數入仕遷補之法闈官雜流之秩工技營造之章程戎械馬政之利害兵籍軍功之度隱降胡荒僉之浮冗一切去其蠹敝之有根穴者而擗節之以趨乎約自撫養將士儲庠邊計之外不以一毫不急之費而耗生民之膏血凡朝廷財用之權一切歸之有司使推見出入盈縮足以相通而後儲其贏凡省所下於郡縣使于常賦外應辦而州縣因之巧爲科斂以應上需之外而又取其羨以供郡縣閒妄用而一切峻爲之禁使就法度如此庶幾民可少瘳國可少紓乎或曰裁損浮冗嘗試于願治之初而不效矣曰非策之不效行之不力也且以祖宗之事

槩之公主在宮中俸不過月五千其餘後宮大抵皆薄宮人所服但皂綈今度支宮中之俸月幾四百萬矣近侍官不過刺史又其後不過留後而俸有或止於七百者近或一歲超拜四使而止法不行華居厚奉往往極于豪靡矣西北守將與強寇對壘各十餘年位不過防團未嘗有遷官移鎮之寵今諸將平居無汗馬之功而援節建旄者相繼閣職國初不過三五員其後又以七人爲限惜此以處勳舊賞戰勇也今權戚之家可以黃緣而得者日以猥多書殿內閣慶厯間不過十員以爲除授太廣今執政從臣驟遷驟罷率得美職而去一歲任子之數千牛齋郎宅員不過十數宰相執政只賜子一官此建隆法也今之奏蔭猥冗未嘗限也宗室近屬初授不過殿直供奉非遇異恩不遷此景祐以前法也今之疏屬冗食非任職者皆計歲而遷也若此類者縱未如祖宗之舊亦在所當損也向者不過省卿卿監郎曹數員而止耳外臺官屬十員而止耳百司歲月之賞格而止耳其大若宮掖貴戚者置不

敢議也譬吸藥者惡其苦口不能及劑欲已百年之疾者其不效固宜也曰舉一切浮費而削之固便於國矣如佛眾賈怨何曰昔嘉祐減奏補之例治平增磨勘之限熙寧裁宗子受官之法豈不佛世戾俗乎然當時力行之亦莫收議誠事極勢既則當反也今民窮矣而上不知國空矣而費不止忽有水旱邊鄙之憂殆將潰裂四出矣寧可避患偷安歲月而不爲之所乎

國體論三

鄭湜

天下之大利天下大害之所伏也享其利也深則其爲害也必毒何者利極而害反也聖人處天下之利而不敢貪其美者懼其反而有甚于此也居寒者利燠之適執熱者利清之快雖甚而不厭也然燠甚則寒伏于內春之日其反也爲疫清甚則熱伏于內秋之日其反也爲瘧此利極而反之之勢也和親之利尙矣愚謂享和之利者未有如本朝蹈和之害者亦未有如本朝昔匈奴之盛也漢人折節于和者屢矣孝文雖遣使諭意冠蓋相望然乍和乍

叛慢辱之聲常至于中國竟孝文之世和凡三議矣輒不數歲邊鄙復聳景德講解之後南北之盟百年不寒中國雖捐金縉歲百萬而晏然無北顧之憂被邊之民老死不見兵革其爲利豈不大優於前世乎然匈奴之敗約也不過凌轢邊吏敗一守戢一尉其甚警也候騎至雍甘泉耳漢遣將軍興數萬之眾驅之出境則罷而歸矣寶元開元吳侗中國久安而竊發舉天下兵革之眾敗北不支北敵乘之中國震動猝無可禦之策終於屈體增幣以紓難而天下之力顧困矣及靖康之變麟關河絕江薄海如踐無人之境其爲害蓋曠古所未有也方其百年締好之歡固足爲弭兵息民之盛節矣然使中國驕懦弱忘戰而不知兵凡累世涵養生息之生齒一旦今屠於異類潰爛而莫之救者亦自百年之好也漢人惟未嘗久於和也故不見其利亦不見其害我惟利於久而不察勢變之將返也所以蹈其害而不悟然中世以來賢士大夫謀國往往多守和議者利未極而未覩其害也近世士大夫猶

以和爲經遠而不懲既往之害者偷取一時之利以自便耳紹興
之和欲借慶歷之遺策也向者之和欲祖紹興之遺策也愚謂和
莫失于紹興向者之和不足咎也譬之失足于險者肩背半折當
是時得良醫乘其血氣未定而亟療之扶其體解之搖者體解亦
反續其血脈之絕者所忍特一時瞑眩之苦耳遂可復爲全人有
姑息之醫曰姑存其半體之未廢者而捐其廢者任其疾候血氣
既平而後爲之圖不知血氣一定不復屬則半廢之體頑然爲異
物矣南渡之初與敵相距十餘年兵勢方振敵形漸卻吾之健將
稍出而敵之黠酋殆盡公卿銜不忍事讐之憤將士懷因鋒北向
之志兩河之臣屬於敵者未堅南北之勢未分而中原之望未絕
此猶肩背初失血氣猶未定也謀者不乘其急而療之乃割棄而
與之和既盟之後中原衣冠之裔弭首而爲之用矣謳吟思歸之
民老死而無幾矣山河形勝之地據固而勢堅矣吾士卒皆生長
卑薄無復西北之健矣將帥皆後來輕剽無復百戰之餘矣公卿

皆安於東南北方之幸非所習矣南北之形旣成此如半廢之體
旣頑然爲二物後非有神醫挾千金之劑未易療也故曰和莫失
於紹興向者之和不足咎也今勇者之謀恥旣和之屈欲輕較苛
禮以敗和怯者之謀則謂非和無以爲安而憂敵之敗和二者皆
非也昔孫權駕馭一方之豪傑兵精將勇而嘗屈于魏趙咨曰是
其雄略也今吾果能隱忍以就大事則夫區區之苛禮不足爲國
輕重者又何用深校以警敵而泄吾機乎晉自渡江之後未嘗一
介使北石勒求好焚其幣而卻之而晉猶不失爲東南自立之勢
今吾爲國不謀所以自立使敵莫吾窺而長欲恃敵之和以爲安
可乎向者之和雖不足咎所可咎者尋好餘十年矣謀國者竟未
有一定之規模向者議守者曰吾財未豐也吾兵未練也吾將未
擇也姑以和爲款敵之謀耳今財視未和之前果加豐乎兵視未
和之前果加練乎將視未和之前果加擇乎驟牽于勇者與縱之
說則決意北向遷移師屯增繕營壘創立敖廡臨遣使介輕挑敵

庭中外騷然自以爲一師出隴蜀一師出淮甸矣及其牽于怯者顧畏之說則又議論齟齬規畫中棄師屯還矣營壘徹矣敖膺廢矣橫使驟至失色相沮去則晏然無所復爲若遂以和之利爲眞足賴矣勇怯不倫如此規撫安在哉諺曰射幸數跌不如審發輕舉妄動誠不可然主敵不兩立王業不偏安此古人之所深憂而不敢靈處也或者懲於妄以爲生事僥功遂一切以養患爲安靜保國之術乃所謂偷一時之利以自安者爾諸葛居漢中一年爾所糾合四方之精銳殆減三之一息兵將二十年精銳日消是坐而自破也他日新進之將未試之兵何以應猝耶嗚呼蹈和之害將有甚于前日也

顏子論

陳耆卿

學貴實心貴虛不虛則不實矣是故學者必有所不受而後可以大受鑑之明也惟其不受塵也惟其不受塵故能受物之照不然則既染于物若之何受物哉學者之從聖人亦欲受斯道也游處

并合非道不親請問辨說非道不陳探玩修爲非道不思不行夫豈不欲受斯道而卒又莫之受何也其中先有所受故也夫子道之至也顏子受道之至者也夫子曰吾與回言終日不違如愚又曰於吾言無所不說是顏子能受斯道矣夫諸子之在聖門其問聖人者比肩其受教於聖人者比肩非不簡易明白也而或疑或辨或愠或譏故雖以聖人加意甄陶畢力鼓鑄猶有未喻者焉顏子獨何爲而終日不違又何爲而無所不說邪此非顏子之自異於諸子也諸子之心不虛而顏子之心虛也夫心本至虛而有欲則不虛顏子之虛本于克克則無欲無欲則虛虛則見天是故夫子以天授顏子以天受形神交映骨脈俱融宜其終日不違而無所不說也諸子非不欲說也不能也顏子非有心於說也不期說而自說也夫豈必言而後說未言之前固已說矣未言說其道既言說其言故顏子之於聖人可以言而亦可以無言也夫其所以至此者皆自其心之虛者得之不虛則方寸之內皆私欲也吾困

於私欲不暇而何暇於道嗟夫私欲之難去久矣非必貨財聲色而後為私也以善視之以善為之而不能不倚於偏亦私而已矣故為惡之私易見而為善之私難知孔門之中不以窮達累志者罕矣由求之徒既不能不用賢如閔子則又以不用為高惟顏子不然用則行而舍則藏焉耳夫必於行者私也必於藏者亦私也顏子之心無私故不必於行而亦不必於藏惟其不必於行而亦不必於藏其藏也非隘其行也非肆此顏子所以幾於夫子而閔子所以不若顏子也夫其斂形抱影于陋巷之間自樂疑若無此世矣為邦之問何勤如焉然則陋巷之間未嘗無高宮廣廈也此顏子之所以幾於天也天下之以陋巷觀顏子多矣不以陋巷觀顏子者顏子之徒也

曾子論

陳耆卿

悟道者以真見體道者以真力力之至而見不與之俱是有四肢而無目也見之至而力為之憊是有目而無四肢也雖然人以目為見而不能見乎目之所不見人以四肢為力而不能力乎四肢之所不力夫是以必貴于真見而且貴于真力也夫真力養于百年者也真見發於一朝者也豈惟一朝雖一嘔吸之間可也豈惟百年雖與天地相終始可也世人知悟道之難而不知體道之不易以其所謂得于一嘔吸者為妙而於天地相終始之說則悶悶焉夫是以崇見而黜力力之不勝而見亦銅矣忠恕者曾子之真見也弘毅者曾子之真力也夫曾子以一唯而代萬夫之賸說則其見亦卓矣何懼乎學之不竟而徒致其力哉吁此曾子之所以為善學而獨得乎聖人之髓者也會子嘗曰尊其所聞則高明矣行其所知則光大矣忠恕者曾子之所知而弘毅者所以行之也弘毅之不足力之不至則雖以曾子能無憂乎故曰仁以為己任死而後已者不死則不已也非所謂與天地相終始者歟蓋天下之大而難致者莫如仁而其近且易入者莫如孝曾子以孝行仁者也所謂本立而道生者也於是求之可以為近矣而猶曰遠焉

猶曰死而後已焉則學之不如曾子者其可以已乎見之未及乎曾子者其可以已乎嗚呼使簣而未易吾知其猶未已矣使手足而未啟吾知其猶未已矣簣已易矣手足已啟矣從而已之無愧也雖然曾子可已也曾子之道不可以已也後曾子者能為曾子之孝則曾子常在目矣能為曾子之弘毅則曾子亦常在目矣聖門諸子之末流皆未免有弊而惟曾子獨無弊得不以真見真力也哉或曰以曾子之力較之顏子則何如曰既竭吾才則顏子亦嘗用力矣然顏子之力施之未有見之初曾子之力則持之既有見之後也是故未見卓爾則顏子之力可施既見卓爾則顏子之力不可施非不可施也施之之至而將造于不施之地也若曾子則無時而不施矣其所以然則以見之未及顏子故也此所以操之執之期于死而無數歟曾子始終用力者也顏子始用力者也孔子不假力者也學者未能如孔則學顏可也未能如顏則學曾可也

高帝論

王邁

甚矣利交之不可保也盜入主人之室主不能制有出廝役之徒奮臂而力驅之主賴以免一旦執其功以微主子之千金不足以飽其欲也於是日夜不肖之心生主悟其變則必拘之有司而殺之嗚呼始以其有利於我也故賞之以為恩終以其不利于我也故殺之以為仇既以利合必以利睽人心之可畏蓋如此君臣以道合者也湯武之于伊呂成王之于周公其事不可得而見矣末世君臣之始交也上以利示其下下以利徼其上上下下各徇於利自謂其赤心相保永矢不叛天地鬼神實臨之一旦利盡隙開事或非望則養虎養鷹終日勞人主之機而為臣者亦自懼其免死狗烹之禍於是乎岌岌不相保矣亦孰料世變之降高帝君臣之交會市井要約之不若乎且楚漢紛爭之初彭越首以人傑起兵未肯以身輕屬乎人也及漢兵敗于梁北奔于睢水帝使人以將軍印綬賜越越乃肯來彼固有所邀于帝矣英布負九江之險身

雖楚臣而附楚之心則未堅也及漢興兵不利于彭城而後隨何
緩頰于布彼乃仗劍來歸帝於一見之頃以王者之禮待之正所
以餌之也韓信以一世之豪雖在窮阨無聊之中而猶不輕托身
必擇主而後就崎嶇自楚來未知帝所以處之者何如一拜登壇
具禮之賜信之血軀固不得不以許帝也夫以信之善戰自負其
能謂天下莫己敵譬如神龍虓虎不可羈縶制而豢養得方其三
子之身未有所屬也使之從漢則無楚從楚則無漢兩無所從則
可與楚漢分天下而立高祖將以得志於天下不得此三子爲用
則項氏終不可得滅是故子三子之賞不得不優封三子之地不
得不厚天下已定之後越反於梁信反於楚布告變於淮南勢利
窮而機械生閒隙開而疑忌至是故誅夷斬艾之禍有不得而免
然則由前日而觀帝之厚於三子者非帝之褻也利誘之也由今
日而觀帝之薄於三子者非帝之忍也利奪之也故君子于賜越
印綬之日已知其有菹醢之變於供帳飲食之時已知其有發兵

坑孺子之事於擇日拜將之日已知其有鐘室之禍方三子之未
爲帝用也帝不得不極其富貴既極其富貴矣三子不得不反既
反矣帝不得不誅事變之來何有紀極勢利之拘雖高帝之智不
能保其往也然則君臣之間必欲情實相孚恩義交結哀榮壽考
終始無間可不於其初而謹之

文帝論

王邁

昔者聖人執皇極之道以御天下寧與天下從事于廣大樂易之
中毋寧驅天下日就于狹隘蹙迫之域寧使精神心術運量酬酢
猶有所遺而不敢盡毋寧使文理密察光芒必露一窮而不可繼
是以愛天下爲甚重慮風俗爲甚深非淺識末議所得窺測也余
觀賈誼言文帝時每事有不滿意刻策器剽吏奪金等事未嘗
不歎其時禁網失之太疏是必有所見矣及觀酷吏傳見景帝時
所用鄧都甯成之徒行法獨先嚴酷時以蒼鷹乳虎目之此風一
長其後如義縱以鷹擊毛鷲爲治王溫舒以窮治奸猾爲能而吏

民亦輕犯法南陽齊楚燕趙之郊盜賊蠱起攻城邑取庫兵殺二千石者跳梁而不可禁至遣御史中丞以督之而猶莫之遏也又遣繡衣直指興兵捕而羣盜竄亡山澤無術以處之於是始作沈命之法盜賊若發發而不捕二千石以下者皆以死坐其後小吏畏誅雖有盜不敢發府亦不敢言上下相匿以避文法而後知天下之事正不容過於用其察也有郅都甯成之徒其勢必有義縱王溫舒之吏治有義縱王溫舒之吏治其勢必有南陽齊楚燕趙之盜既有南陽齊楚燕趙之盜其勢必有繡衣直指之使有繡衣直指之使其勢必有沈命之法有沈命之法其勢必有上下相匿以避文法之弊束之欲其急而犯者愈縱撲之欲其滅而趨者愈熒隄防日密而隙漏日生檢柅日嚴而發軌日甚反而思之文帝初年雖有巧詐暴戾之習而帝法不加察刑不必嚴者蓋以君子長者處其身而待天下亦以君子長者之道彼雖薄而吾待之以厚彼雖詐而吾示之以誠養天下安靜和平之福而壽風俗之脈

於無所終窮之地其爲慮豈不深遠歟景之忌刻武之剛烈宣之聰察皆不足以進此故曰天下之事要其終而後見仁人君子之心

伊周論 爲賈似道作

高斯得

或有問伊尹周公之事君有以異乎曰伊尹周公皆聖人也奚其異曰伊尹復政厥辟之後幡然告歸不可復留周公既宅非不欲去卒爲成王所留而止非異乎夫聖人之制行不必盡同至于出處大節不可以不同也今若是後世奚所折中哉曰二聖人心同而迹異然人臣之義當以伊尹爲正也伊尹受湯之託以相太甲太甲克終厥德伊尹之責塞矣不歸奚爲使伊尹而不歸是以寵利居成功與世之患失者無異何以爲伊尹曰如子之言周公非歟曰惡是何言也周公大聖人也而我非之是病狂喪心也曰二聖人出處較然不同子是伊尹又是周公亦有說乎曰有孟子曰聖人之行不同也或遠或近或去或不去歸潔其身而已矣使伊

尹而居周公之地安得而不留使周公而居伊尹之地安得而不
去無他也伊尹異姓卿而周公同姓之卿故也伊尹佐湯以有天
下又佐嗣王俾克有終其功大矣然進退去就人臣之大節也功
成不去必蹈亢龍之悔范蠡所不爲也而謂伊尹爲之乎周公則
不然明農之請亦伊尹之志也然以叔父之親受文武之託爲嗣
王所留愬然去之屈原所不忍也而謂周公忍之乎故人臣之道
二功成之後同姓則當留以藩王室異姓則當去以遠嫌疑不明
此義而去留胥失其當皆伊尹周公之罪人也予患世之多以周
公藉口也于是乎書

律論

林希逸

舉天下之所事若皆出于人爲而實非人所能爲也自無而至有
自簡而至繁由古及今變態不窮而用亦不窮是蓋自然之機行
乎兩閒者也民生之初未能佃漁也而網罟興焉未能耕種也而
耒耜作焉服牛乘馬則成致遠之利剡木剡木則有舟楫之用蓋

自無而有也始之爲宮室也上棟下宇足矣而層臺累榭丹楹刻
桷後之宮室爲何如始之爲飲食也汗樽杯飲足矣而雞彝犧尊
山罍玉瓚後之器用爲何如是自簡而至繁也無者未始無而終
不能以不有簡者不終簡而終不能以不繁機變之自然非人所
得而強有而亦非人所得而強增也審乎是則樂律之變亦可以
意通矣竊嘗謂聲與天地俱生有聲則有樂且天地之始有風則
有木風號于萬竅則小和大和能言之類卽具五音豈非律之所
由興乎嶰谷之管雌雄鳳之鳴特其機至是不能以自秘爾莊子
有曰樂出虛是誠至言也又其假黃帝之名談大庭之事模寫乎
流光輝綽之聲莊周其真知樂者也黃鐘之九寸三分損一而十
二月之律呂生焉五聲還相爲宮而三百六十音之法興焉是猶
未也增之以三變演之以八十四調伸之以百四十四律千有八
聲機愈出而變愈繁昔之無者非虧也今之有者非贅也昔之無
者非未備也今之有者非有餘也造化之妙遊乎天地之間愈久

而愈泄若是爾夫何鄭譯之說見排於當時而技雜胡戎聲多吳
楚祖孝孫又見譏于後日譯之說得于龜茲而孝孫之樂謂之雜
胡戎非誣孝孫也蓋聲樂之事非獨中國有之蠻徼之間雖其分
寸尺度與中國固殊而亦自有樂是皆冥默機契之地安得以胡
戎爲俱非也且夫羌人之笛得于龍吟伐竹而吹其聲相似此非
一機之所寓乎伶倫之聽鳳其有異於是也由是而觀則樂律
不可無分寸尺度而非分寸尺度之所能爲有其法無其人亦徒
爾此議律之事所以啟後人之紛紛也故嘗謂上黨之黍不足以
定律舜祠之管不足以定律非不足也無其人也得其人則牛鐸
可以諧聲矣然則造律之法學者不可以不議如欲調律請俟其
人

漢唐九卿論

林駟

論漢之九卿當究其權之輕重論唐之九卿當究其職之煩省嘗
按東漢百官志謂之九卿者奉常一也光祿二也衛尉三也太僕

四也鴻臚五也少府司農宗正廷尉合而九焉夫漢唐之九寺即
周之六官也然周有上下相維之制而漢有事權偏重之失周有
職任無曠之實而唐有員數過煩之弊此其故何哉愚嘗究其源
流矣觀周之建官也百官聽命于六卿而六卿聽命于太宰故出
納之要職宿衛之親人供奉之近習凡周之人布滿于王朝者若
不可得而一而不知實以冢宰統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司徒以
旗致萬民宗伯以軍禮同邦國司馬大合兵以從司寇凡周人兵
民之權若不出于一而不知實以三公兼之則其權未始不一也
此上下相維之制然爾彼漢之九卿吾惑焉景帝眷晁錯而內
史得侵宰相申屠嘉之權武帝屬意弘羊兒寬而九卿敢奪石慶
之職是時也九卿更迭用事天下之務不關決于丞相禮事屬太
常兵事既屬光祿勳又屬中尉刑典盡屬廷尉賦既屬司農又
屬少府至使外廷之權丞相皆不與聞焉此漢事權偏重之由也
又觀周之建官也或以公兼宗伯司寇或以公兼司馬司空是公

得兼卿職也或以卿兼鄉大夫或以卿兼將軍是卿得兼有司也此周人職任無曠之實然爾彼唐之九卿吾惑焉既有六尚書合周官數又有九卿寺同漢官之名杜佑言其繁之弊則曰官名職務遷易不同空存虛稱皆無事實故有二皋陶二垂二契二伯夷二伯益四伯景之說陸長源言其曠之弊則曰光祿不供酒衛尉不供幕官曹虛設祿俸枉請是時也其任分則其數必繁其數繁則其事必曠太農少府復分於戶部太常宗正復散於禮部儀仗一事也既掌于衛尉又掌于庫部飲膳一事也既任於光祿又任於膳部其餘三寺亦多分散此唐職任過繁之由也循漢唐之制得成周之實不失于偏重不失于過冗幸有國朝之制焉國初省部寺監皆為空名九卿之職併省不齊且太常則易為判禮院之名宗正則僅有判寺之官太僕則羣牧司是其職也大理則糾察在京刑獄是其職也鴻臚則其職歸客省四方館光祿司農則其職皆隸三司衛尉則其職分為金吾衛仗三衛皇城等司此國朝

建置之始也逮元豐詳定官制法唐六典其九寺各有卿有少卿有丞簿惟太常復置博士太祝奉禮協律之官大理後置寺正評事司直之官其名正矣其職定矣然既有六部又有四監既有四監又有九寺是不免有十羊九牧之煩此寺監之職可歸六曹之論所以拳拳於劉公安世也中興以來遂議併省衛尉併兵部太僕併駕部光祿鴻臚併禮部所存者僅五寺耳官無虛設事無散任此所以為萬世一定之法歟

虞氏譜系及宗堯論

金履祥

史稱黃帝之會孫嚳嚳之子堯則堯黃帝之元孫也又稱黃帝生昌意昌意生顓頊歷窮蟬敬康句望橋牛又至瞽瞍而生舜則舜黃帝八世孫也堯舜俱出於黃帝則二女之妻不亦亡宗瀆姓亂序無別已乎昔者歐陽氏固論之矣然則舜果何出乎考之於舜曰虞舜曰嬪於虞是虞者有國之稱也參之國語史伯之言曰成天地之大功者其子孫未嘗不章虞夏商周是也虞幕能聽協風

以成樂物生者也夏禹能平水土以處庶類者也商契能和合五
教以保於百姓者也周棄能播殖穀蔬以衣食民人者也其後皆
爲王公侯伯夫以虞幕並稷契而言則幕爲有功始封之君虞爲
有國之號而舜所自出以王天下者也或曰堯舜之不同出黃帝
若前所云固決矣傳稱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祖顓頊而宗堯何
也曰此亦小戴收國語之言而又失之者國語論禘郊祖宗皆以
其有功於民而祀之初不論其世也故註者謂虞以上尙德夏以
下親親戴氏祭法易其前後故讀書不覺耳此朱子固嘗言之矣
無已則又決之於書乎書稱舜格于文祖卽受終于堯之祖也稱
禹受命于神宗卽舜宗堯之廟也其禘黃帝其郊嚳卽宗堯之意
耳是以有虞子孫猶郊堯而宗堯以天下相傳則有天下之大統
焉有虞氏受堯之天下則宗堯宗堯則禘郊堯之祖宗計堯以前
亦或有然者矣況國語固云禘郊祖宗與報爲五則禮固有並行
而不相悖者近世有爲之說者曰祖考來格虞賓在位此有虞祭

顓頊報幕以至瞽瞍之祖考也國語所謂祖顓頊與有虞氏報焉
者也禘黃帝郊嚳宗堯書所謂文祖神宗舜受堯之天下故宗堯
爲宗而祖堯之祖也大傳所謂帝入唐郊以丹朱爲尸者也祖顓
頊報幕以至瞽瞍者一家之私親也禘郊宗堯者天下之公義也
然韶之爲樂正以紹堯而得名則祖考來格者卽文祖神宗之謂
而虞賓在位者安在非丹朱子在尸位乎況禘郊祖宗報五者各
有所尊自不相厭而虞賓之位亦不相妨也故曰以天下相傳則
有天下之大統焉至商周以征伐革命始與古異而諸儒之論亦
始謬矣

七政運行論

陳普

爰自混元之初七政運行歲序更易有象可占有數可推由是歷
數生焉夫日月星辰有形而運乎上者也四時寒暑無形而運乎
下者也一有一無不相爲侔然而二者實相檢押以成歲功蓋日
窮于次月窮于紀星回于天此有形之運于上而成歲者也五日

爲候三候爲氣六氣爲時四時爲歲此無形之運於下而成歲者也混元之初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自此運行逮今未嘗復會如合璧連珠者何也蓋七政之行遲速不同故其復合也甚難日之行天也一歲而一周月之行天也一月而一周歲星之周也常以十二年鎮星之周也以二十八年熒惑之周也以二十年惟太白辰星附日而行或速則先日或遲則後日速以先日昏見西方遲而後日晨見東方要之周天僅與日同故亦歲一周天焉夫七政之行不齊如此此其所以難合也而世之觀漢史者見其論太初歷之密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而遂以謂五星會於太初之元年殊不知此乃論太初歷之周密推而上至於混元之初其數之精無有餘分故有是言在太初之年實未嘗如合璧如連珠也何以言之五星之會常從鎮星五星之行鎮星最遲故諸星從之而會以歷考之漢高祖之元年五星聚於東井蓋鶉首之次也自高祖元年至太初元年凡百有四年也鎮星二十八日而一周當

是之時鎮星周天蓋已三周而復行半周有餘凡百次矣進在元枵之次安得有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起于牽牛之初乎夫日舒而月速其相會也以速而及舒月之會日常以二十九日半彊而相及蓋月行速而日行遲故也是故一歲之周凡十有二會焉以其序而言之十有一月會于星紀之次十有二月會于元枵正月會于鶉首二月會于降婁三月會于大梁四月會于實沈五月會于鶉首六月會于鶉尾七月會于壽星八月會于大火九月會于析木十月會于明於星是乎生焉是之謂朔月之行速漸遠于日以周天言之其近日也九十二度有奇其遠于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是之謂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謂上弦也其行甚遠而與日對去日百八十二度六十二分有奇是之謂相與爲衡分天之中謂之望蓋日與月相望故也其行過中遠于日也二百七十四度有奇其近日也九十一度有奇亦謂近一遠三謂之弦此蓋下弦也上弦在于八日下弦在于二十二日望在于十五日此其常也上弦或進則在

七日或退則在九日下弦或進則在二十一日或退則在二十三
日望或進則在十四日或退則在十六日此皆其變也

刑政德禮論

陳普

聖人示人爲治之道精粗本末無不盡也聖人之道輔世立人之
道也而貴乎盡不盡則爲苟道非所以立人入道不立而謂之治
者未之有也兩間莫大於人而君者人之主而任立人之責者也
其所以立之者政刑其粗德禮其精而德又精於禮也政者生之
安之而有不生其生不安其安而爲非作亂於其中則刑之所由
起也刑者禁其爲非而治其作亂所以一之使人各生其生各安
其安而猶未也何者政刑者治人之身而不能治其心心者人之
所以爲人治其人而不能治其所以爲人身免于罪戾而惡之根
猶伏于心不足謂之一也是故先之以德以興起其同得之天繼
之以禮以裁成其有生已定之性修身齊家以爲不息之本制禮
敷教以同其風興起以動其變之機裁成以盡其化之道如是則

民之身得其治而其心復無不治表裏流通形性合一得其爲人
而復得其所所以爲人人道於是而始立而君之道亦於是而後盡
也刑政德禮請論之論語夫子之教皆所以立人也夏時般輅其
大體政刑德禮其精義也所謂經綸天下之大經肫肫其仁者也
道之以德一語則又所謂淵淵其淵以立天下之大本蓋二帝三
王之精微萬世立人之道莫之先焉者也太極之分上立天下立
地中立人爲三才天地其身而人爲之心而人之心又其所以爲
天地心也者心不正則人無以爲人人不正則天地亦將無以爲
天地故君人者其責爲甚重其位爲大寶非位無以正人而其所以
以正之者非苟焉忽焉若後世之爲治者何者正民者正其心
也生民安民之具不可無防民禁民之器亦宜有而能使之沛然
革心奮然爲善洗滌舊惡而皆爲善人君子之歸則非政刑之所
能也是故德禮精而政刑粗德禮本而政刑末而德又精於禮而
爲之本二帝三王之所以爲天下君孔孟之所以教天下萬世其

於此四者未嘗不深致其意而曲盡其至也夫治天下之道不可
 以不盡盡之云者精粗本末無不備也貪高慕遠忽其粗而略其
 末不可也喜近功樂智數事一切迂其大本而怠其精微尤不可
 也是故唐虞建官惟百夏商官倍周官三百六十皆所以為政也
 舜禹六府三事箕子武王九疇八政政無不舉而以厚生食貨為
 先刑未嘗廢而以赦過欽恤為重而猶以為未足是故六府三事
 以正德為樞九貢五服以祇德為要九疇八政以建極為宗建極
 者正心修身以為天下之標準明其明德以明民之明德也德明
 則人心皆感動興起而禮者又所以一其不一者是故秩宗典禮
 禮之一而司徒之教人倫巡守之修五禮禮之備也周官三百六
 十總謂之周禮而司徒宗伯之官居其百有二十禮教國典之常
 而六官庶事庶物皆天理之節文人事之儀則之所在也井田以
 厚其生庶職以利其用六卿九卿九州九牧以盡其心司寇以禁
 其非而一人垂拱于上探精微端本領孝弟齊家以為天下先地

官春官夙夜同寅修舉五典五禮三百三千以槩之天下韞玉抱
 珠得其同然者無不動而秉彝有則得其當然者亦無不覺所以
 二帝三王之民皆直道而行而堯之所謂勞來匡直輔翼振德易
 所謂財成輔相以左右民者二帝三王無不盡也本末兼得精粗
 備盡表裏融通遠近齊壹建極保極君民合體太和之氣融液流
 通所以天成地平鳥獸草木亦無不得其所夫子之言蓋祖述憲
 章之全體為人君者所當深思其故者也雖然夫子之精意猶有
 所在讀者所當知也何者德其體也禮者全體之中粲然截然者
 也道之以德亦惟先盡其禮而以孝弟為先齊之以禮者亦惟推
 其同得之天秩事為之制物為之則以盡其財成輔相而已是故
 德禮雖二而實一惟德常為之先而禮之推行則其次耳不然德
 為虛器而禮者強民使之從也豈能有恥且格興起而齊一哉

南宋文範卷五十七

南宋文範卷五十八目錄

仁說
 養生主說
 井田類說
 觀心說
 孝文遺詔說
 易說
 易數說
 疑孟說
 井牧說 古文淵鑑
 雉說
 竹居說
 四象數說

朱熹
 朱熹
 朱熹
 羅願
 陸九淵
 陸九淵
 孫應時
 魏了翁
 劉學箕
 陳耆卿
 陳淳

深衣吉凶通服說

恕齋說

百里千乘說

名說

文天祥

家鉉翁

金履祥

鄧牧

南宋文範卷五十八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說

仁說

朱熹

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請試詳之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眾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

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敬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乎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歟曰不然程子之所詞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于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

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與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眾之間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弊必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必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示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因并記其語作仁說

養生主說

朱熹

莊子曰爲善無近名爲惡無近刑緣督以爲經督舊以爲中蓋人身有督脈循脊之中貫徹上下故衣背當中之縫亦謂之督督中意也老莊之學不論義理之當否而但欲依阿於其閒以爲全身避害之計正程子所謂閃爍打訛者故其意以爲爲善而近名者

為善之過也為惡而近刑者亦為惡之過也惟能不大為善不大為惡而但循中以為常則可以全身而盡年矣然其為善無近名者語或似是而實不然蓋聖賢之道但教人以力於為善之實初不教人以求名亦不教人以逃名也蓋為學而求名者自非為己之學蓋不足道若畏名之累已而不敢盡其為學之力則其為心亦已不公而稍入於惡矣至謂為惡無近刑則尤悖理夫君子之惡惡如惡惡臭非有所畏而不為也今乃擇其不至于近刑者而竊為之至于刑禍之所在巧其途以避之而不敢犯此其計私而害理又有甚焉乃欲以其依違苟且之兩閒為中之所在而循之其無忌憚亦益甚矣客嘗有語予者曰昔人以誠為入道之要恐非易行不若以中易誠則人皆可行而無難也予應之曰誠而中者君子之中庸也不誠而中則小人之無忌憚耳今世俗苟媮恣睢之論蓋多類此不可不深察也或曰然則莊子之意得無與子莫之執中者類耶曰不然子莫執中但無權耳蓋猶擇于義理而

誤執此一定之中也莊子之意則不論義理專計利害又非子莫之比矣蓋迹其本心實無以異乎世俗鄉原之所見而其揣摩精巧校計深切則又非世俗鄉原之所及是乃賊德之尤者所以清談盛而晉俗衰蓋其勢有所必至而王通猶以為非老莊之罪則吾不能識其何說也

井田類說

朱熹

漢文帝十三年六月除田租荀氏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為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彊富人占田逾侈此處疑有闕字輸其賦大半官收百一之稅民收大半之賦官家之惠優于三代豪彊之暴酷于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彊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彊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占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

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于民眾之時地廣民稀勿為可也然欲廢之于寡立之于眾土地既富列在豪彊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為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本志曰古者建步立畝六尺為步步百為畝畝百為夫夫三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一夫一婦受私田百畝公田十畝是為八百八十畝餘二十畝以為廬舍出入相交竹地志望相接病疾相救民受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更耕之換易其處何休曰司空謹別田品上田一歲一墾下田三歲一墾肥饒不得獨樂瘠薄不得獨苦至三年一換土易居其家眾男為餘夫亦賦謂計口發財六字係班志類注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賦

供車馬兵甲士徒之役充實府庫賜予之費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充實以下班志文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中弗得有樹以妨五穀力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環廬種桑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殖于疆畔雞豚狗豕無失其時女修蠶織五十則可以衣帛七十則可以食肉五家為比五比為閭四閭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比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為大夫矣于是閭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春令民畢出于野其詩云同我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冬則畢入于邑其詩云同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春則出民間胥平旦坐于左塾比長坐于右塾異出而後歸夕亦如之八者必薪樵輕重相分斑白不提挈何休曰晏出後時者不得入冬則民既入婦人同巷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功必相從者所以費省燭火同工拙而合習俗也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而相與歌詠以言其情是月餘

子亦在序室宋征投八歲八小學學六甲四方五行書計之事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始知以下十五入大學學先王禮樂而知朝廷班志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于鄉學鄉學之秀移于國學學于小學諸侯歲貢小學之秀者于天子學于大學其有秀者命曰造士行同而能偶別之以射於鄉學以下以何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羣居將散行人振木鐸以徇于路以採詩獻之太師比其音律以聞于天子何休曰男年六十女年五十無子者衣食之使之三年耕則餘一年之蓄故三年有成成此功也故王者三載考績九年耕則餘三年之食進業曰登故三考黜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餘九年食然後至德流洽禮樂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繇此道也九年以下並書曰天秩有禮天罰有罪故聖人因天秩而制五禮因天罰而制五刑建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眾眾班志並十為同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

十為畿畿方千里地四井為邑四邑為邱邱十六井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邱為甸六十四井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司馬之法一同百里提封萬井除山川坑塹城池邑居園囿街路三千六百井定出賦六千四百井戎馬四百匹兵車百乘此卿大夫采地之大者是謂百乘之家一封三百一十六里提封十萬井定出賦六萬四千井戎馬四千匹兵車千乘此諸侯之大者謂之千乘之國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萬井定出賦六十四萬井戎馬四萬匹兵車萬乘戎馬車徒千戈素具春振旅以蒐夏拔舍以苗秋治兵以獮冬大閱以狩于農隙以講事焉五國為屬屬有長十國為連連有帥三十國為卒卒有正二百一十國為州州有牧牧有連帥比年簡車卒正三年簡徒羣牧五年大簡輿徒此先王為國立武足兵之大略也連以下並

觀心說

朱熹

或問佛者有觀心說然乎曰夫心者人之所以主乎身者也一而不二者也爲主而不爲客者也命物而不命于物者也故以心觀物則物之理得今復有物以返觀乎心則是此心之外復有一心而能管乎此心也然則所謂心者爲一耶爲二耶爲主耶爲客耶爲命物者耶爲命于物者耶此亦不待較而審其言之謬矣或者曰若子之言則聖賢所謂精一所謂操存所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所謂見其參於前而倚於衡者皆何謂哉應之曰此言之相似而不同正苗莠朱紫之間而學者之所當辨者也夫謂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心則一也以正不正而異其名耳惟精惟一則居其正而審其差者也緇其異而反其同者也能如是則信執其中而無過不及之偏矣非以道爲一心人爲一心而又有一心以精一之也夫謂操而存者非以彼操此而存之也舍而亡者非以彼舍此而亡之也心而自操則亡者存舍而不操則存者亡耳然其操之也亦曰不使旦晷之所爲得以梏

亡其仁義之良心云爾非塊然兀坐以守其炯然不用之知覺而謂之操存也若盡心云者則格物窮理廓然貫通而有以極夫心之所具之理也存心云者則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若前所謂精一操存之道也故盡其心而可以知性知天以其體之不蔽而有以究夫理之自然也存心而可以養性事天以其體之不失而有以順夫理之自然也是豈以心盡心以心存心如兩物之相持而不相舍哉若參前倚衡之云者則爲忠信篤敬而發也蓋曰忠信篤敬不忘乎心則無所適而不見其在是云爾亦非有以見夫心之謂也且身在此而心參於前身在輿而心倚於衡是果何理也耶大抵聖人之學本心以窮理而順理以應物如身使臂如臂使指其道夷而通其居廣而安其理實而行自然釋氏之學以心求心以心使心如口齟口如目視目其機危而迫其途險而塞其理虛而其勢逆蓋其言雖有若相似者而其實之不同蓋如此也然非夫審思明辨之君子其亦孰能無惑于斯耶

孝文遺詔說

羅願

先王之制喪君三年夫非以自為也嗚呼無父烏生無君烏以為生凡教之育之俾各自成立匪獨親恩蓋父能生之而所以長養覆芘司牧而整齊之使衣食得以足而強弱不相犯者皆積于君上也然常人之情習見于父子之親至於君民之相屬分勢隔遠其恩情常若汎然而不相接故聖人以服父之義服之使人視其服則知情義之所當施故曰百姓如喪考妣三載四海邊密八音自帝堯以來未之有改也秦滅先王之禮特取其尊君卑臣者則君臣之分已嚴而孝文又舉喪禮而廢之使其臣子於君上曾無期月之恩夫分益嚴則疏而短喪則臣子之恩薄分益疏而恩薄則天下後世不復知有君臣之情義而以為上下之所以相臨者特劫于威刑服耳威所不及何以待之故凡後世喪亂相踵多於前世者以君臣之義不明於天下故也禮曰喪祭之禮廢則臣子之恩薄而倍死忘生者眾矣傳曰國不恤喪不忌君也君無感容

不顧親也國不忌君君不顧親能無卑乎孝文行一時之惠而其弊如此此後世之所宜革也

易說三則

陸九淵

此理塞宇宙誰能逃之順之則吉逆之則凶其蒙蔽則為昏愚通徹則為明智昏愚者不見是理故多逆以致凶明智者見是理故能順以致吉說易者謂陽貴而陰賤剛明而柔暗是固然矣今晉之為卦上離六五一陰為明之主下坤以三陰順從于離明是以致吉二陽爻反皆不善蓋離之所以為明者明是理也坤之三陰能順從其明宜其吉無不利此以明理順理而善則其不盡然者亦宜其不盡善也不明此理而泥乎爻畫名言之未豈可與言易哉陽貴陰賤剛明柔暗之說有時而不可泥也

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非禮弗履人孰不以為美亦孰不欲其然然善意之微正氣之弱雖或欲之而未必能也今四陽方長雷在天上正大之壯如此以是而從事于非禮弗履優為之

矣此顏子請事斯語時也泰之九二言包荒包荒者包含荒穢也當泰之時宜無荒穢蓋物極則反上極則下盈極則虧人情安肆則怠忽隨之故荒穢之事常在于積安之後也
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惟變所適臨深履冰參前倚衡儆戒無虞小心翼翼道不可須臾離也五典天敘五禮天秩洪範九疇帝用錫禹傳在箕子武王訪之三代攸興罔不克敬典不有斯人孰足以語不可遠之書而論屢遷之道也

易數說

為張權叔書

陸九淵

一得五合而成六天一生水地六成之故一得六合而成水二得五合而為七地二生火天七成之故二得七合而成火三得五合而為八天三生木地八成之故三得八合而成木四得五合而為九地四生金天九成之故四得九合而成金五得五合而成十天五生土地十成之故五得十合而成土論五行生成水合在一六

火合在二七木合在三八金合在四九土合在五十數至四而五在其中矣一與四自為五二與三自為五二與三少陰少陽之裏也一與四老陽老陰之裏也五數既見二得五為七三得五為八故七為少陽八為少陰一得五為六四得五為九故六為老陰九為老陽故七與八合其數十五六與九合其數亦十五少陰少陽老陰老陽是謂四象論四象則陰陽之少合在七八陰陽之老合在九六四象成列七八在裏九六在表陰陽之分先裏後表故七八為少九六為老四七二十八故二十八者少陽之策四八三十二故三十二者少陰之策也易之為書也不可遠其為道也屢遷變動不居周流六虛上下無常剛柔相易不可為典要唯變所適吾嘗言天下有不易之理是理有不窮之變誠得其理則變之不一窮者皆理之不易者也水生數一成數六其卦為坎陽裏而陰表水形柔弱蓋陰表也然本生于陽故道家謂水陰根陽火生數二成數七其卦為離離陰裏而陽表火形剛烈蓋陽表也然本生于

陰故道家謂火陽根陰自水火之成數而言則水六也火七也水則為陰火則為陽自水火之卦而言之水坎也火離也坎則陽卦離則陰卦自坎離之卦而言之則坎月也離日也拘儒於此將如何而言陰陽哉五行相得而各有合蓋不止乎前二合而已

疑孟說

孫應時

孔子作春秋尊王室吳楚僭王書之曰子王人雖微序諸侯之上孟子勸齊梁之君行王者之政無復尊周之說故溫公有疑孟一書而李泰伯鄭厚之徒專以此訾孟子此不可不首為孟子辨也孔子稱由求為具臣夫由求之在孔門從事聖人久其所自立有大過人者聖人猶謂之具臣具臣者粗可供人臣之職之謂也已而又曰弑父與君亦不從也夫臣子孰不知愛敬君父乎平居自視何至一旦頓絕天理以從弑逆之黨然苟其胸中無主宰無臨大節不可奪之操及變故橫生勢誘威脅惜身命念妻子忽不能自免矣孔光漢之儒宗劉歆劉向之子其素行非不篤聞見議

論非不美豈期至于阿附王莽賣國與人以此知不陷大惡者如由求然後可保下此者皆不可保也若孟子之學乃由求上一等人豈狃於戰國之俗助成諸侯之僭亂哉學者能知孟子於此必不會錯然後可論也大抵觀聖賢者當觀其大用聖賢之大用在時堯舜禪授湯武征伐時也以堯舜之禪授而責湯武以孔子之尊王而繩孟子則非矣蓋春秋時王室漸微然典策誥命車服爵賞猶行於天下齊晉之伯託于尊周而人心附焉當是時天下固周之天下也故孔子作春秋以尊王室至于戰國則晉三大夫分裂其國而威烈王從而命之為三諸侯田常破滅太公之後自有其國又從而命之自是諸侯不復顧藉王室既入而皆僭號為王雖宋與中山其國微小亦且稱王而周之天子之號亡矣已夷于一小國矣歷數已盡天命人心已去文武之餘澤已竭孟子烏得而強尊之哉故孟子因齊梁之既王而勸之行王政適其宜也聖賢之大用主于安天下孔子之時必尊周可以安天下孟子之時

諸侯可行王政者則可以安天下雖孔子復生必不易孟子之言矣譬如大田萬頃故主之子孫凋喪淪落其種存者疇疾無力荒弗不耕而強有力者裂而耕之吏莫能禁已數十年矣凶年饑歲仁人義士其亦勸之力穡均利以濟鄉黨乎抑亦勸之捐鋤棄耒而歸其籍於不耕之主乎然則異議者可以釋然矣

井牧說

魏了翁

古者井牧之制修則五家爲比五比爲閭四閭爲族五族爲黨五黨爲州五州爲鄉絲聯繩貫有保有愛不惟寓親睦之意亦以察姦宄之萌夫閒有遂遂上有徑溝上有畛洫上有涂澮上有道川上有路以達于畿不惟爲瀦泄之計亦以嚴出入之限行旅之往來有節然後可以達國民之轉徙有授然後可以出鄉而謀賊之人相戕之人鬥囂之人不時不物之人各有官以察之當是時也使有驪山亡徒一人則必有縛而問之寧聽其肆行阡陌閒而無所忌憚與高帝身履其事而不知變秦以復于古蓋自是後門關

道路之政戶口客主之數徒爲具文豈惟無復調郵親睦之意雖蒐姦隱慝無由察知民立乎覆載之閒自生自死自往自來縣官亦不以爲事而君師之職廢矣

雉說

劉學箕

養一雉馴甚次年又買一雉意其共類同籠貯之後雉俱棲若有恐懼色若知先後次序略不敢鬪敵頰首下氣聽命而已先雉昂藏自若頡頏恣傲有驕矜色有凌忽狀予竊怪之不旬日先雉碎面折翅去死無幾後雉洋洋有德色疑莫已敵者余然後知其懼也乃所以藏怒匿怨也其退也乃所以求勝也雉耿介禽也不能柔巽者也今若此若奴僕之私爲計者也若賓客之相驅逐者也若同列之生傾忌者也不然則兵法所謂必姑與之之術也其蔡澤之攘穰侯者也其蘇秦之取相六國者也其張儀破蘇秦之縱者也吾於是乎有感作雉說

竹居說

陳耆卿

瑞安趙正父植竹其舍命曰竹居居者君子所守也竹者君子所以寄所寄也人莫不有所寄至寄于竹則寄之清者也或曰人非竹則不清乎曰不然竹之清外也人內也以內合外則清無其內而強附其外則濁郊原堤塹間竹常滿眼豈獨君能植竹哉然而左棘右葦雀叢鳥聚而埃壙常盈焉若是者居雖竹人不竹也君宗室子擢第二十二年卑縮如寒士悲吟喜咏如琅玕磨戛而琴瑟搏拊也其清似矣而曰吾邑魚鹽之數人相鬪成市余故借竹而逃焉噫斯其可逃也耶豈惟不可逃亦不必逃也以君之胸次已無待乎竹之清而豈其魚鹽所能濁哉然則以竹自名寄所寄也以內合外者也予懼覽者不察故爲之說俾刻之柱間

四象數說

陳涓

太陽之數九少陰之數八少陽之數七太陰之數六果何從而取之也曰在圖書所取則以圖書之數言在卦畫所生則以卦畫之數起不可一概論也蓋河圖之數本五行生成之數始于一而終

于十五居其中則參天爲三奇兩地爲二偶之合也天以一生水而居乎北則太陽之位也地以六成之而居乎北之外則太陰之數也地以二生火而居乎南則少陰之位也天以七成之而居乎南之外則少陽之數也天以三生木而居乎東則少陽之位也地以八成之而居乎東之外則少陰之數也地以四生金而居乎西則太陰之位也天以九成之而居乎西之外則太陽之數也位與數逆而相違其六者以一而得于五者也七者以二而得于五者也八者以三而得于五者也九者以四而得于五者也合而言之右旋則太陽居一而連九少陰居二而連八左旋則少陽居三而連七太陰居四而連六位極方正而數稍偏曲者也洛書之數本陰陽奇偶之數始于一而終于九五居其中則亦參天爲三奇兩地爲二偶之合也虛其中則履一而戴九爲太陽居一而含九左三右七爲少陽居三而含七右肩二而左足八爲少陰居二而含八左肩四而右足六爲太陰居四而含六位與數順而相會其九

者以十分一之餘也八者以十分二之餘也七者以十分三之餘也六者以十分四之餘也總其中則縱橫者皆十五而又二見之太陽之九南則太陰之六北則少陽之七西則少陰之八東則太陰之六西北太陽之九東南少陰之八東北少陽之七西南位稍偏側而數甚明直者也此圖書四象之所取皆自居位以外極其統攝者而言之也卦畫則自太極動而生陽始為畫一奇而謂之陽儀動極而靜靜而生陰次為畫一偶而謂之陰儀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故又其次于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謂之四象太陽居一其本體二畫奇每奇之圍三為含三奇通所從生位一奇以三其圍三者而起之故其數九少陰居二其本體一畫奇一畫偶每偶之圍四為含二偶通所從生位一奇以一其圍四兩其圍四者而起之故其數八少陽居三其本體一畫偶一畫奇通所從生位一偶以一其圍三兩其圍四者而起之故其數七太陰居四其本體二畫偶通所從生位一偶以三其圍

四者而起之故其數六此卦畫四象之所生專自本體以內極其根原者而起之也自本體以內而極其根原則數之體也自居位以外而極其統攝則數之用也二者其取數之象然也若其所以為取數之義則如之何曰陰陽之數自一至五為生數以方生其氣也自六至十為成數謂已成其質也今四象以成數言之陽主進自六方進至七而未極乎盈則為少陽故其數為七又進而極于九則已盈而為老陽故其數為九陰主退自十方退至八而未極乎虛則為少陰故其數為八又退而極于六則已虛而為老陰故其數為六此其取義又各有所主而非苟然也

深衣吉凶通服說

文天祥

深衣篇大概三節第一節言其制短無見膚長無被土以下是也第二節言其意規者行舉手以為容以下是也第三節言其用可以為文可以為武以下是也此雖三節然畢竟意為之主故篇首曰以應規矩繩權衡其文坦易明白前輩解之悉矣獨吉凶通服

猶有可疑或謂考之本篇曰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擯相可以治軍旅而不曰可以弔喪可以受弔曰善衣之次而不曰喪服之次雖其間有孤子則純以素一語近于喪服則又曰鄭氏注三十以下無父稱孤則是無父而服此衣當用素純耳非孤子于居喪之中可以此代喪服也其必以爲吉服之說如此然愚嘗參互經傳博采旁證則此雖吉服未見其不可通于凶事按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服而後越人來弔主人深衣練冠待于廟垂涕洟注云深衣練冠凶服變也蓋既除喪則不當復衣喪服故以深衣受弔以喪服一變而卽用深衣則深衣雖謂喪服之次可也雖與善衣之次之說相反正足以見其互相發明耳按曾子問親迎女在途而婿之父母死如之何孔子曰女改服布深衣縞總以趨喪注云婦人始喪未成服之服蓋成乎婦則成乎婦服惟其未成婦也不可以衰故趨喪以深衣然則此亦凶服之變也今世女子未聞有服深衣者然以此事考之凶事而可服其服於吉事可知也注

云禮教久廢故女遂廢此衣耳按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曰有司麻衣布衰注云麻衣白布深衣而著衰焉此服非純吉亦非純凶也夫衰凶服也深衣吉服也衰之下有深衣焉故非純凶深衣之上有衰焉故非純吉由此論之深衣不專用於吉事又可見也按閒傳大祥素縞麻衣注云麻衣十五升布深衣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蓋大祥已除衰杖本須服吉然使使用采飾之服則孝子之餘哀未忘必不安于此故魯人朝祥而暮歌子路笑之有子旣祥而絲履組纓記禮者譏之此所以用深衣者蓋在不衰不采飾之閒也按喪服記公子爲其母麻衣縗緣注云麻衣小功布深衣以麻爲小功布者以大功降云公子之庶昆弟爲其母若父卒爲母大功父在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深衣以此證之深衣固爲大祥之服而亦爲小功之服但大祥緣以布小功緣以縗耳夫以深衣正篇本專爲吉服而言然略以此數節推之其於凶服亦自可通大概喪服皆用布而以精粗爲輕重之等鄭氏云深衣用十五

升布鍛濯灰治升八十縷則是千二百縷爲經此今世極細之布也然則深衣之所以爲吉服者以其布之精密又布易得而難損取其貴賤可以通服經所謂完且弗費注所謂可苦衣而易有者也而揆之喪服則用布適同而爲色又相似且經鍛濯灰治故止可用於服之輕者耳非如他衣服用繒帛采色則專當施於吉而不可通于凶也此正如近世涼衫耳阜陵以前士大夫皆以爲會聚之常服其後遂于弔喪用之則亦以其顏色可通之故正此類也但是深衣之制領緣不同其閒純以績者乃是以盡飾爲美此恐專爲吉服而不當與凶服通至于用素用緜自是喪服本色獨用青者則通于吉凶之閒皆無舛耳若夫冠履一節却欠商議今人謂衣深衣必須用某冠某履此恐未明蓋冠履之制深衣正篇既不曾見明言而其散見於他傳者其冠亦各有變如將軍文子之喪主人深衣練冠是受弔之時方用練冠也其施之吉則固有所冠矣如女用深衣之縞總則趨喪而後變用縞總也其在平時

必他有以爲之總者矣又如漢制乘輿服深衣則用通天冠高九寸是天子而後有此冠也推而下之諸侯大夫士以至庶人豈當拘于一冠矣乎竊意深衣有一定不易之制而本篇所以不載冠履者恐冠履當是從時耳何以辯之夏之冠曰毋追殷之冠曰章甫周之冠曰委貌又曰元冠三代之冠其制已各不同有虞氏深衣而養老則深衣自虞氏已有之此時自須用虞氏之冠尙不及有三代之冠也又安得所謂某冠者以是推之深衣則古矣而冠履則無定制也孔子少居魯衣縫掖之衣長居宋冠章甫之冠衣少所居之服冠長所居之冠二者參用各隨其宜初不必曰魯服則魯冠宋冠則必宋服也以聖人之於時且然况今世而服深衣者其爲冠履也既不載于經則其隨時也爲得矣必欲用某冠某履則恐又失之泥也然則所謂隨時者宜何如其以深衣爲吉服則今之縞冠爲不必易也如其以爲凶服則受弔者固當以檀弓練冠爲法而往弔者亦須如之玄冠不以弔故也嗚呼禮之時義

大矣哉器數之精微制度之詳密雖以夫子之聖不敢自謂生知而屈意于一問區區何人乃敢率其胸臆評論千載之上多見其不知量也雖然亦識其所見云爾尚以俟有考者

恕齋說

家鉉翁

人受中以生其本心之所以根柢萬善而希聖希賢者曰仁而已仁道至大未易名言而恕之一字則聖門平日教人以求仁之方由恕而仁塗轍正大脈理融徹用功之久而仁在是矣子貢嘗問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勿之為言遏絕私欲不使有萌則恕之在我日以充而仁不遠矣他日子貢又曰我不欲人之加諸我吾亦欲無加諸人夫子則告之曰賜也非爾所及也蓋子貢自以為有得於仁而夫子惟許之以恕所以勉其進而幾乎仁也蘆川李君資夫鄉之德人余在瀛久稔其高譽而未及識也一日友人有攜此軸見示者則知君年踰七秩通今學古動作謙禮乃實踐之君子其積功于恕由壯暨老已

造為仁之地位非初學之士所淺窺也故余以聖門由恕踐仁者而為君告蓋仁者天地生物之心所以散見乎萬形者也人得天地生物之心以為心故是心之恕發達乎事物之間惟公惟溥廣大而純一皆其本然固有之善隨事而見者也但心交乎外有時而蔽於物則公者枯於私廣大者枯於隘狹而本心之德不能推以及人則去仁於是乎始遠矣譬之涉千里之途仁則其所欲止之處恕則通都大達由之必可以至於仁然非識之精行之力則是途也雖車轍所必由有時而榛塞將滯礙而不得通何者私欲為之蔽由乎恕而未及乎仁也孟子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而言強見其用力之難勉勉朝夕然後能至於所止余昔所聞於師而用力於恕者敬題於諸賢之後幸有以教之

百里千乘說

金履祥

孟子言公侯百里等制與周禮諸公封疆方五百里等制不同按井田之制方里為井方十里為成方百里為同方千里為圻天子

一圻諸侯一同則所謂封方百里者特以田計耳若合山林川澤附庸言之則公侯之國不止於百里也如周公之封於魯爲方百里也而泰山在其封內顓臾亦在邦域之中若曰總方百里則泰山之外土田無幾顓臾成國而魯地益無幾也故閼宮之詩曰錫之山川土田附庸然則周之所謂方五百里者蓋合山川附庸大約之限言也而禮記所謂魯地方七百里者則山川附庸之多所以厚周公也夫以井田之制方方整整而天下地勢高高下下故山川林麓雖有餘地而不可以畫井畝分溝澮者則以爲園地菜地牧地散地耳但取其地之平闊者井之是以古者池田各以地名如所謂濟西之田汶陽之田龜陰之田戚田許田蓋可田之地畫爲井洫隨其廣狹以爲多寡故各以其地名其田至于封國則總其田計之公侯則足一同之數而伯子男以此降殺焉此封國之大略也古者井田方里而井方十里者爲方一里者百方百里者爲方十里者百以方十里之百乘方一里之百是百里之田計

萬井也八家同井則萬井者八萬家包氏曰方里爲井十井爲乘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是八十家而出七十五人每家一人其餘五家以防疾病死喪之數蓋司徒之法民之可用者家率二三人而凡起徒役則毋過家一人其餘以爲羨卒又每車有餘子二十五人乃所帶羨卒子弟臣妾之類以備薪芻負爨之役者夫八十家而出一乘八萬家而出千乘此百里之田所以爲千乘之國也或曰古者一甸六十四井凡五百一十二家始出長轂一乘魯作兵甲使六十井一百二十八家出之春秋譏其重賦而今曰十井十家出一乘不亦萬乎曰不然古人用民不盡民力如大國三軍每軍萬二千五百人三軍總三萬七千五百人僅用夫家之半耳而古人用軍亦不盡軍力故每調兵賦則六十四井五百十二家而起七十五人併餘子二十五人耳大約三分其軍而調其一七分其夫家而起其一十二分其民數而役其一所以惜民力亦以備更役也然則封建之法孟子以田里言之周禮合土田

山川附庸言之也車乘之制所謂諸侯千乘者以地力夫家言所謂旬出一乘以用兵征調言之也秋夜因朋友異同之間筆其大概如此至於制數之詳則未暇攷云

名說

鄧牧

善譽人者人譽之善毀人者人毀之施報之常也世有好名之士以其高天下者自負恐天下之人挾其所長有以軋已於是毀之為不足道為不足與吾並以表見其高天下之人不堪其毀爭起而毀之其始也求得美名而終也反為天下之惡所歸是不得取名之道也是以古之君子道高而愈謙德尊而愈恭其于人也過惡而揚善人之有善若己有之唯恐其不得聞而以為己所不逮不幸聞人之過則亦含容覆護不忍其不得為君子故天下之人不堪其譽爭起而譽之其始也雖若自貶其終也乃為天下顯人是得取名之道也夫以口勝天下天下之口不猶眾乎或曰吾道高矣德尊矣豈天下所得而強毀者曰在己有可譽之實人固不

得而毀之然道誠高德誠尊者決不至于善毀人而善毀人未有不為道德之累也奚其高且尊或曰我誠善譽人不幸人之毀已也惡聲至反之如何曰不然我之譽人也多則人之譽我也亦多一人之毀不足勝眾人之譽矣叔孫武叔毀仲尼仲尼未嘗毀叔孫武叔嬖人臧倉毀孟子孟子未嘗毀臧倉此孔孟之所以為孔孟適所以重毀者之惡歟或曰君子語默唯義而已何暇恤人之是非必欲為阿世苟容者乎曰阿世苟容固君子所不取如語默之為義也則是非固有分矣夫善譽人者于己為盛德于人為令名此之謂兩益善毀人者于己為薄德於人為惡名此之謂兩損兩損兩益之間其相去亦遠矣不可不察也

南宋文範卷五十八

南宋文範卷五十九目錄

言辨解 史斷義 答問 講義

芻言三篇

罪言

三禮同異辨

李泌辨

袒免辨 顧宸宋文選

王風辨

二雅辨

西伯戡黎辨

微子不奔周辨

騶虞解

史斷二首

春秋義

吳做 陳造 鄭樵 曾協 程大昌 王柏 王柏 金履祥 金履祥 周紫芝 周紫芝 林希逸

事其君故財之供于國者有常數而力之用于上者有常時今者天下之民所以屈身而事之者非止于君而已也蓋一邑之間其上有長令其下有吏之黠民之豪且強者皆其所從受令者也故財之供於國者一而奪之者有三力之用于上者一而困之者有三此三人常以其權力爭而迭勝而交病天子之民蓋權之所在利之所在也權在長令則長令得以爲私權在黠吏則黠吏得以爲姦權在豪民則豪民得以爲橫天子以天下之民付之長令而長令以其一邑之權與豪民黠吏爭長而更爲之凡所以使民之不安其生而澤之不被于民者皆此三人者之爲也然長令之爲私其害之及于民者雖大而易防豪民之爲橫其害之及于民者雖眾而易服以其自顧惜之心猶重于胥吏也胥吏者終身于其間而其爲智也精不愛于其身而其爲惡也果故其害于民也甚深而難去古之爲醫者以其所甚毒而去其所甚病以其所甚惡而制其所甚毒者蓋有之矣小人之爲惡其勢足以相濟而其力

亦足以相勝欲去黠吏之爲姦莫若假豪民之權欲去豪民之爲橫莫若陰求其主名而默識之以待其犯而重寘之法借豪民以去黠吏抑豪民以養平民而一邑之權伸矣雖然豪民黠吏既已摧服而爲長令者乃始縱橫放肆惟所欲爲而民之病益甚然則宜奈何曰威不可暴惠不欲褻察其狡獪貪墨而敢爲不法者小懲而大戒之其庸懦而無能循謹而寡過者分其權以誘其佐易其難而優其禮使之無失于其名而無憾于見奪甚至于不可已者則亦有不得已焉而無恤乎恩怨如此而後三者之害去矣三者去而後斯民乃始得以安其安而利其利而政之要宜無先于此者矣

黠吏

所謂借豪民以去黠吏者致其自爭而吾不與之爭也夫黠吏之爲姦嘗起于上無所畏而下無所忌爲之長者其道不可以與之爭非不可與之爭不能與之爭也蓋小人之情窮則變詐而使之

不能為姦者難陰有以制其心使之不敢有所肆者差可為也今夫州縣之閒獄訟之紛紜賦財之交錯旁出徑入支離反覆其變為無窮而其端不可考彼之為姦者皆習焉而精其術而為之長或未嘗更事也以未嘗更事之寡而御習姦之眾雖以皋陶之明宏羊之計未必能得其情而無失也古之明者雍容無為不役耳目而黠吏之為姦嘗有所顧忌而不敢發者操其要而坐制之未嘗與之爭也蓋權利之在人必有爭之者爭而巳則其勢有所不便而其力有所不給扼其不便之勢而治其不給之力此楚王之所以斃熊而秦人之所以撓六國也且豪民之所以能為豪者必先有以制州縣之吏州縣之吏惟其所制而後迫脅平民惟其所欲故黠吏者豪民之所必攻而豪民者黠吏之所深忌也豪民之于黠吏生長于其鄉而習知其人交結于其徒而默伺其短其動靜之纖悉欺蔽之隱微為豪民者日夜搜求采訪而藉之以為劫質之具惟其有以相持是以兩無所爭惟其兩無所爭是以相

為形勢而各得其欲為之上者苟于安靜而不知其相濟以害民相倚以生事之為患也何者豪民黠吏其勢足以相勝而其利莫大于相安故此二人者不可不使之爭也二人者相與交爭而不已則其罪無所隱而其姦不得肆罪無所隱姦不得肆然後平民得以安居無事而為之上者可以雍容無為而坐制之矣

豪民

書曰強弗友剛克又曰沈潛剛克夫剛以制強聖人之所不能易也而必貴乎沈潛者何也夫威之在天下不可以人人而加之必將人人而加之則威玩而不肅勢竭而不行足以致怨而不足以為畏是以聖人養之以卑晦時出而用之以示其所可畏也鷹隼之擊必斂其翼虎豹之搏必匿其形天下之所謂莫大乎不可測也使虎豹之勇跳梁于郊原鷹隼之鷙終日翱翔而不知止則鹿豕狐兔得以為計而無所忌矣古之君子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者惟出所不意而震其所不及是以威之而不暴畏之而不怨凜

然常若有所臨而不敢自肆也今夫豪民之爲橫其多散于閭里而其害徧于平民世之有志者未嘗不欲舉其類而盡去之而皆不得其所以去之之術是以深者罪及于無辜察者過失於生事狂妄而不審者反以致怨而取敗上之人患其爲害于民而官之不能制也則使之籍其好訟而數犯法者重罪而遷徙之其法非不善也而未聞有以是罪而麗于是法者夫小人之爲姦其類何可以盡去而其爲罪亦何可以籍按也彼之武斷于其鄉者株連蔓結非一日之故而其爲橫也目指氣使陰擠而陽善之未嘗以身自名于官也夫惟其類不可以盡去而其罪不可以籍按故曰去豪民之爲橫莫若陰求主名而默識之以待其犯而重寘之法也古之爲兵者莫神于用諜莫易于用聲蓋非諜則無以得其情而臨之以聲所以使之自服也天下之無威莫大乎可料而威之所加莫患乎輕發小人之有罪者可開其恐懼自愛之心而不可使之不自安也陰求其主名而默識之則威之所加不可逆料而

亦未嘗輕發待其罪而重寘之法則爲惡者有所懼而亦不至于不自安何者彼猶自愛其身幾全其名以恐懼于其上也所謂出其所不意而震其所不及天下之所甚懼而不敢自肆者此也

罪言

陳造

孟子曰位卑而言高罪也謀國計治達官顯人之任而猥賤者輒及之誠爲有罪藩鎮之橫豈杜子之責安南之役晁子非在位者二子輒言之自以罪言宜也某吏隱江湖自分無求于世而僭言天下大計非罪乎然冒罪而言言之果爲已耶此固不容誅言天下大計而或有一得焉可以少補當世爲國者之慮彼將求之不暇何暇罪之某之所言三曰謀敵二曰備用三曰救時今方爲吾敵者大國也幾晉之於秦宋齊梁之於魏也南渡已來議者所見不同或易而言之或憚其疆縮頸而不敢啟其口一于憚國何賴易而言之是石虎肆市朝之說也天未悔禍逾六七年矣比者虜酋嗜殺棄親而又荒于政嗜殺而骨肉不免則非所以自

安荒于畋則其政事必墮自古有是二者不亡則亂況酋以凶德
臨天下其亂亡之兆是吾向來臥薪抱冰禱祠而不可得者也今
彼乃爾孰不翹翹動心急于乘之雖然當今在我之計尤當靜以
待之隱忍持重以候可爲必勝之隙必且有人以投機之說獻以
後時之戒藉口此淺之爲謀者決不可過聽也虜雖無道兼番漢
之地有天下十七而蟠據人上且六七十使彼略無以留天下
而伏人心其喪亡也久矣而乃數十年之間天下無變亦嘗有大
變矣收其搶攘息其沸潰不甚動容變色則彼之上世亦必有術
以爲之今酋雖荒淫虐戾然天意猶未卜其決然一定者也昔吳
入楚召陳懷公逢滑當公而前謂吳不必福楚不必禍姑辭之其
卒果如其言楚莊之三年戎麋外侵庸蠻內畔議臣謀徒以辟之
想天下必以爲遂無楚矣及蔣賈師叔之謀再用侵侮驟息楚以
振起莊從是以伯諸侯齊威始立荒酒及色鄰國四侵一旦烹爵
二大夫外懼內震齊以復疆古之大國危而復安亂而復治多矣

不可不深考今虜酋亂亡之兆甚著其亦天意悔禍使如符堅一
日潰裂喪敗不可收集振立未可知也其或如前所陳亦未可知
也然則在我當如何兵法曰後之發先之至又曰始如處女敵人
開戶後如脫兔敵不及拒竊謂謀人之國而取勝焉捨此數語無
策也雖有策必疏今日正當藏脫免于處女之時發之後以冀他
日之先至可也悠悠之談未可輕從而易信輕從易信之前好已
絕新釁遽結而吾中未有必勝之具一旦事起中止不可不中止
則殘民費財而勝負付之偶得失古之輕舉而敗者往往如此皆
其始謀之拙是今日當路者不可不洞知而謹守者也其次請言
備用夫好功名者固非所以安吾國苟安而偷惰乎則禍常伏于
既久蓋用國如用器輕用之固不可置而不用尤不可器輕用之
則弊不用之則蠱天下亦然今之待敵以靜是不可輕用之說猥
曰用之有成敗可畏其必無生事以勞人夫豈知天下固有可用
之時可用而猶不用使天下驕惰晏安臣民習熟惡勞而甘佚是

惟無事一有盜賊兵革意外之患上下相視倉黃周章無適爲計此禍之最慘者也夫輕于用天下如漢武之鞭撻四夷如宋文之挑元魏甚至晁錯之削吳楚清泰之遷河東大或喪亡小亦憂悴此置不論請論置不用之爲害昔平公據堂堂之晉玩歲愒日而戎馬不駕卿無軍行公乘無人卒列無長叔向爲之深憂其後三家鼎分晉以不祀實平公貽其禍建之爲齊足以有爲甘秦豢養置武事不講終于糜滅君子謳吟悲愴今猶可憐蜀先主之後寂無影響一旦葛亮師出曹魏君臣茫然失措向令魏延之策見用長安或爲亮有長安不守東首闢許天下或未可知我國家南渡而來權臣挾強虜之勢邀上以固位專以銷兵文治爲說逆亮辛巳之變倉卒摺柱將不能使士士不閉臨敵高宗皇帝寒心吁食者半年非天怒逆酋弗戢自斃吁其危哉是無他天下久不用固應如此也夫想晉平公之意必謂吾國如此其強固諸侯如此其畏服拱手可以保治安齊建之意亦謂秦于吾厚非諸侯比必不棄

疾于我何苦治危事而從事于凶器殊不知慢藏所以招盜枕蛟藉虎渠從能保其終可信也魏之謀臣如司馬懿劉曄之儔中外不乏而亦恬不以吳蜀爲意何歟紹興辛巳之春議臣乃始建白謀及邊瑣亦後矣究其原雖權臣幾悞天下亦士夫之情喜安而惡勞樂因循而諱生事馴至於是其心謂萬一意外非我獨被其患刺口而先議眾所不樂之事必且有目前之禍不然夫豈天下無一人焉知夫備禦之不可不嚴干戈之不可不習虜盟之不可必信其習俗汙染所自久矣夫平日所謂用天下必非今日興某師明日戰某地然後爲用之也凡進退將帥申嚴軍律揀練士卒儲蓄戎器凜凜焉如寇至此則用天下之實也昔杜黃裳之爲相擇人征蜀越眾而委高崇文命下崇文即日戒行想崇文之爲將凡所部之卒日爲征行之計故聞命卽行無復齟齬夫預備而不用固不害有命焉乃逐急求辦崇文之意必以爲疏愚謂爲國而用天下上自廟堂次而參議論之臣畢如黃裳之掄才付事下而

將帥裨校一當以崇文爲法亘古及今不可不然況今日敵有可伺之時乎萬一虜運已盡我無以爲用國之具束手以守舊物似未害也然虜旣失之而中原爲英雄豪傑所據彼肯恬然不以我爲虞耶狡焉思啟封疆自古喜事者誰不有是心又孰肯少有所得而遽止是今日用國之計勢有不容已者矣今日上自君相下暨達官百執事汲汲焉以自治爲務惕焉若憂患近逼吾身者惜陰競辰不敢頃刻置而後可也必曰人才孰可倚將帥孰可用得無有尸素具官者乎罷軟不任不能使下者乎某害可除某弊當革豈中無除而革之之術乎得其術其無乃有不便於此而沮之者乎至于爲國六七年而國計不餘一遇水旱束手無措況欲如文景之時有以不時施澤以逮斯民者乎古者國不餘矣民或優裕而今上下告乏本末俱困又可悠悠視之以爲當然不加意乎竊見十數年來人才陞進者往往多虛名之士若乃樸茂挺特之才初不甚見售比者矯言僞行或假靜默以蓋其無能爲者多

得薦進可用之人其實稀少風俗浸壞未易挽回平居無事皆可自命以才譎欺誑上下一旦有事欲取辦此輩難哉文寬夫曰吾不比韓稚圭吾但麓才爾今得麓才之人如寬夫用之夫何遺恨奚必好高而玩奇乎國家久不用兵宿將盡矣後之知兵有威名者聲績未著也兵雖不可試而平日施之統御見之約束形之辭氣皆足以知異日之可用與否愚願宰執臺諫時前其人問之以治軍之術而扣其方略之蘊拔十得五雖失不遠矣向來將校之進輿論動有譁言曰是貨權貴得之者此固妄矣然其閒下中之才眾不以爲可者閒亦得之此謗之所以生而或不以其所聞爲妄也今日宰執臺諫可無詳察詢逮得無有行貨市進與夫受之而爲地者耶此成敗所繫非細故也悠悠視之尤不可若弊害之在天下不一而足求其端則是祖宗法不行政之也請言其一二而其他可舉矣寺觀不許典賣田宅法也今也公然取之漫無禁止田入寺觀豈得復爲民物今寺觀浸富民田浸少向之有田者

服役僧道而仰食者日以加多未止也使監司州郡能守此法則無此弊矣監司郡守法之所由行也而法或格于監司郡守遏糴之害今日禁之明日格之此不過抑之使賤而官糴之爾其陰奪農夫之利似非虐政而民粟出不當價實貧而甚虐此尤不守法之大者此二事之外如此者不暇縷數也此在朝廷一二警束之則庶幾其害不極也乃若足國裕民之計尤爲可憂古者爲國三十年當有九年之蓄今渡江六十餘年而僅足不餘公私罄罄其弊安在天下疆土不及祖宗盛時十五而彌文浮費乃過于祖宗時夫貧富之理最易曉也譬之富家當田宅全盛僮僕辦集之時歲入若干其出若干熟計而謹守之然後其主得以雍容優游接賓客而施惠利以結鄉里之心而家不失富一旦家道半退則吾亦當據其半而殺其所出不然窮匱可立待今日如半退之家其用則猶不肯減全盛時而所費或加侈焉宜其僅足無以爲經遠備也爲今財利之計必將必世百年絕口不言生財食息俄頃

之際不可不言節財今日所用之財有可節省者否愚不得而盡知雖不能盡知然一節一日之閒得之閒見者可得而言請略陳所知者之一二執事者求其比而計之國家郊廟之禮足以事天地祖宗百神加以肅敬誠莊千祿百福有餘矣而祠觀之閒假崇奉藉口或且祿其官寮多其隸卒所費不貲是何爲者此可省者一也求其類而省之可也其類不知其幾也州郡冗員其俸給比紹興數倍大郡總管或三數員比之小官其厚數十倍此獨不可漸省之乎或半給其俸可乎此在外之可省者其類必不一也淳熙初李侍郎尹臨安建白百官賃屋錢月出無藝行都爲之虛匱城內外僧尼私庵籍之足以居官寮不惟省臨安大費亦足以除僧俗淫僻雜亂之患既而中止今之視昔又增一二倍此等事何憚而不行僧宇雖大小不齊未足一一可居取其材改營之何傷且不許擅私置庵有增無已何爲哉此其類蠹俗而奸法者不一二而止皆可求而革去之也今欲救虛耗之弊求其節當自貴近

始講裕足之策致其益當自州郡始自上始所以倡其下使之知
達官貴吏猶復刻苦如此況吾輩不然彼且不伏果出乎此某賜
可辭許其辭之也某例未廢權許卻之也古人有自毀其家以紓
國難者矣州郡寬裕之原非能自寬必大農有以寬之而後可州
郡寬裕國有賴矣此如子舍方且窘亟憔悴救過不暇父兄可得
享雍容有餘之樂耶節省之說行于君子格于小人小人多而君
子少故其說易詘小人營利以自肥佞倖怙勢以逞欲一拂其意
則謗議必且沸騰雖然無以拂之爲自安之計則善矣波流風靡
日以益甚彼豈思夫一錢一粟皆赤子膏血州縣鞭笞而取之者
也今且朘削斯民以肥此無用之人而或容其壞法亂俗何爲也
且爲天下有持循恬靜養安之時當是時誠不可生事如慶歷嘉
祐是也至俗壞而弊見駸駸焉如坐漏舟始而瀕泚俄而中流當
其時如救焚不當矩步如解鬪不容笑談蓋聖人誨人未嘗不以
中道而孟子乃惡夫執中天地有中國而燕自有燕之中越亦自

有其中當救世之時有所過乃中可過而不過中之賊也大過一
卦凡才過位則利且隆才位稱則凶且醜節之象上貴甘節下貴
安節至卦之極則爲苦節苦非美辭而繇曰正凶悔亡節而至于
苦人率不樂以此爲正固凶然聖人猶以爲悔亡但窮而後用用
之猶可無悔今日進退人物蒐選兵將與夫革弊去害處之不以
大過之時愚未見其可而足國之計有大不得已者當上下暫由
苦節又當有以示不終爲是苦節也不然日日以弊不可救矣古
之爲治君相倡之內外百執和之正其身施諸政乎諸言動權倖
宮闈小夫賤隸感而化之天下之人中外同信之今者聖賢相逢
俊又布列可無心協道同孜孜焉先治其所以化之信之之本本
一立勉而爲持而久而治不效俗不革事不立有事而國不可用
則自古及今無復爲治之道六經爲空言而君子果無所益于世
歟

三禮同異辨

鄭樵

三禮之學其所以訛異者其端有四有出於前人之所行而後人更之者有出于聖門而傳之各異者有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自爲一朝之典者有專門之學各自名家而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此四者不可不知也何謂前人所行後人更之者昔者先王制禮因其時宜而已後世時異事殊從而易之墨始于晉鬻始于魯廟有二主始于齊桓朝服以縞始于季康以至今古者麻冕今也純儉古者冠縮縫今也橫縫同爲一代而異制如此幸而遺說尙存得以推攷因革之故設其不存則或同或異無乃滋後人之疑乎此三禮制度不能無乖異也何謂出于聖人之門而傳之各異者昔者七十二子之在孔門問道均矣夫子歿而其說不同曾子襲裘而弔子游袂裘而弔小斂而奠曾子曰于西方子游曰于東方異父之道子游曰爲之大功子夏曰爲之齊衰曾子子游同師於夫子而異說如此况復傳之羣弟子之門人則其失又遠也從而信之則矛盾可疑從而疑之則其說有師承此三禮文義不能無乖異

也何謂後世諸儒損益前代而自爲一代之典昔三代之世聖君賢臣各有制作迨夫秦漢儒生學士亦欲效之呂不韋作月令蓋欲爲秦典故祭祀官名不純于周漢博士欲爲漢制故封爵不純于古後世明知二書出于秦漢猶且日月令爲周禮王制爲商禮况三代之書所成非一人所作非一時作周禮者未嘗與儀禮謀作儀禮者未嘗與周禮禮記謀又烏能使之無乖異也何謂專門之學欲自名家而妄以臆見爲先代之訓者昔春秋之末能秉周禮者惟魯而已而執羔執雁魯人己不自知則禮之所存蓋無幾也延乎秦世灰滅殆盡漢世不愛高爵以延儒生寧棄黃金以酌斷簡諸儒斐然各述所聞雜以臆見而實未見古人全書故其學以霍大爲南岳以大尉爲堯官以商之諸侯爲千八百國以周之封域爲千里者四十九以分陝處內爲三公以太宰太宗太卜太士爲六官當時信其古書而無疑後世以其傳遠而不敢辯是非紛擾白黑混淆則又焉能使之無乖異也禮學之訛如此鄭氏注

經不究所述之人不考所作之時不精詳其可否而概謂之先王之制理有不貫則曲說以通之至令後世議明堂或以爲五室或以爲九室或以爲十二室議大學或以爲五學或以爲當如辟雍或以爲當如膠庠或以爲當如成均瞽宗詢其言之所自則皆三禮之書察其書之所載則皆周禮之制夫明堂一也而制有三大學一也而名有六此何以使後世無疑哉

李泌辨

曾協

無事則能治民有急則能將帥投之羽檄紛糾之中而不亂用之饑饉師旅之後而不窮凡此者世之所謂才而富貴之所歸也天下之大計安危之至算爭于毫釐杪忽之間如是而爲利如是而爲害思深而慮遠唯靜者能之官尊而祿厚身安而名尊有初而有終唯無欲者得之何則人之智固如是也畏心撓之欲念汨之唯靜者能去其蔽富貴人之所欲而吾不以爲事利害明而大計定雖不求位位將焉往古之人以是二者而得之者子房李泌是

也子房得漢高帝以爲君適當與秦項並爭之時吞羣雄而得天下故子房之功人不敢議李泌出非其時事非其君入朝而邪慝見嫉納諫而君不盡從故其功名不及子房而議者病其以怪自置而史氏因而實之至與王嶼黎幹同科斯亦過矣又謂肅代二主不以宰相器之夫泌願辭官而以客從宰相豈泌之所好哉富貴來逼耳豈阿時君者哉且德宗之所信者陰陽巫祝時日拘忌耳而泌豈嘗爲大言欲致神仙如文成五利者乎豈嘗淫祀而祕祝明鬼道而挾禁方如繆忌公孫卿者乎豈嘗治藥而好鍛行險徼幸如柳賁者乎其傳之所載舉無是也其從容風議皆事君之大節經國之常道料敵之奇計安天下之遠略與夫骨肉之際智者不能言勇者不暇謀者也至於不信桑道茂奉天之驗以爲君而言命則桀紂也不復賞善罰惡矣使泌因德宗所好以進獎譽道茂以自神其術其肯力詆之乎泌之所慕者沖虛而寡慾正如子房辟穀導引之事耳子房得黃石而祭之至與之並葬又欲從

赤松子遊又可以爲怪乎子房不肯直諫而必數忤貴近與人父子之際不爲身謀然則愛君之忠又未易優劣也

袒免辨

程大昌

禮有袒免鄭氏曰免音問以布廣一寸從頂中而前交于額上又卻向後繞于髻也于疑不然記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袒免殺同姓也服之旁殺而至于總僅爲三月則自此之外不更有服矣然而由四殺五不可頓如路人故屬及五世而族人喪則脫露半袖見其內服是之謂袒解除吉冠是之謂免免之爲言正是免冠之免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而讀之如問也曲禮曰冠毋免勞毋袒免且袒皆變易其常故侍君子者以爲不恭而無服者之屬用以致哀示與路人異也經于總有三月而袒免無期日也既無服又無期日第行之始死之時其斯以爲戚矣厯攷禮經本文止有袒免更無一語記其如何爲袒如何爲免則是小功以上衰經冠杖實有其制而袒免則元無冠服故亦莫得而記也周禮

垂衰冠之式於門謂總小功以上亦無袒免體式也使誠有制如鄭氏所言則亦不成其爲冠也況袒既不別爲之衰又對免而言知當未斂之時第使之袒衣免冠者事情之稱也古今言以布繞頂及髻而謂之爲免者惟鄭氏一人自漢以後并免而數以爲冠名則皆師述鄭氏也杜佑博識古事而特致疑于此雖其敘載喪制卽免加系借古冕之總著以爲總若用鄭矣而特自出其見于下曰總制未聞惟鄭氏云云則佑固不以爲安矣按禮凡因事及免必與冠對喪服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髮又曲禮冠毋免則凡免皆與冠對免之爲免當正讀爲免其理已明矣喪而免冠不惟五世無服用之雖重如斬齊當其未斂未及成服亦嘗用之蓋遭喪之始未辦成服姑仍常時衣冠在衣則袒在冠則免以爲變常之始故經紀重喪曰袒括髮變也愠哀之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賈公彥之釋袒免首尾遵本鄭氏惟于此特循正理而爲之言曰冠尊不居肉袒上必先免故凡

哭哀則踊踊必先袒袒必先免是袒且免皆因哀變常而未及為服者之所為也斬衰重矣故免冠而肉袒免冠且肉袒矣而又被髮不紒則以麻約之較之五世袒免則此為重甚若其袒衣免冠以示變常則斬衰袒免其意同也且免之為免不止始喪然也喪服小記曰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又曰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亦免凡此三節皆以冠對免而免則皆取其進而及于重也葬而成虞也遠葬而未及郊近墓也已過免時而君始臨弔也則皆以免冠為禮取始死之節以重為之也葬不報虞遠葬而未及墓若過時而有弔者自非其君則皆仍所喪之冠而不為之免處之以喪禮之常也從是推之知免冠之為始死之節也喪服小記又曰斬衰括髮以麻母括髮以麻冕而布蓋父母皆當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麻用布示殺于父也此之謂免蓋應用而許其不用故特言免以明之若如鄭言以兔為免則居母喪者既括髮

以麻而以布為免音問遂當以兔而加諸齊衰之上則是降斬而齊遽著五世以外輕殺無服之冠豈其理乎至此推說不通矣然以兔為冠萬世宗信鄭氏子獨不以為安故著此以待博而不惑者折衷之

王風辨

王柏

詩何自而始乎于堯之時出于老人兒童之口者四字為句兩字為韻豈嘗學而為哉衝口而出轉喉而聲皆有自然之音節虞舜君臣之賡歌南風五絃之韻語與夫五子御母述戒之章體各不同歷夏商以來謳吟于下者格調紛紛雜出而無統周公于功成治定之後制作禮樂推本文王之所以造周者王化基于衽席而風動于鄰國取其聲詩義理深長章句整齊者定為一體適合于康衢擊壤之章而重之名言曰風被之管弦以為家鄉邦國之用止二十餘篇而已及其立為學官取為燕享宗廟朝會之用亦因以倣此章句總為一代之樂及夫子祖述周公之意刪取後世之

詩以合乎風雅頌者亦不敢參以別體故周七百年之詩如出于
 一人之手非作之者共此格調也守之者取此格調也三百篇既
 同此格調而又有風雅頌之名者何也蓋作之之言不同而用之
 之節亦異今先以風言之周未有天下之時近而宮女遠而南國
 被文王之化形于詞者此風也周既有天下之後分封諸國列國
 之民戴國君之化有美有惡焉形而為歌詠者亦此風也王國之
 中戴後王之化亦有美惡焉形而為歌詠者亦此風也凡在下之
 作概謂之風初不係周之盛衰但當其盛時風如二南當其衰時
 風如黍離何獨于東遷之後雅始降而為風乎平王之雅不可降
 而為風猶文王之風不可升而為雅其為國風者周為商列國之
 風也其曰王風者周王天下以後之風也風止此風也風之內所
 係有不同耳安有可升可降之理哉後世因降之一字遂謂平王
 以前有雅無風雖風亦強名曰雅是皆于降之義有所未明於是
 風雅之部分雜矣况周自武成以來至平王時且三百五十年成

康之際仁漸義摩薰陶情性教化盛矣內而妾媵之微外而井里
 之眾環王畿千里之地卒無能吐一詞一歌語與岐豐江漢之詩
 律呂相應者寂寥湮沒終無一章之風可以備聖人之刪存迨東
 遷之後土地日蹙一旦播之篇詠遽有十章之風豈理也哉至于
 何彼禮矣一詩平王以後之詩也合次為王風明矣今乃強之尊
 而名為二南或謂武王之詩則又強抑之列國之類進退無據以
 此推之他可知矣愚敢謂二雅之中不合於正雅之體用者皆當
 歸之王風焉

二雅辨

王柏

愚又考小雅之正詩其為體有二一曰燕享賓客之樂二曰勞來
 行役之樂朱子所謂歡欣和悅以盡羣下之情者也大雅之正詩
 其體一曰朝會之樂而已朱子所謂恭敬齋莊以發先王之德者
 也據二雅之體而正今之詩以正小雅而亂入正大雅者有之而
 正雅亦不得十全無疵矣至于變雅之中有變雅之正者焉有變

雅之變者焉有章句繁多語詞嚴密有似大雅之體者焉又有言語鄭重義理曲折又皆王公大人之作者然施之於燕享非所宜用之于朝會又不可無乃出于放臣逐子出妻怨婦尊酒慰勞之所奏者乎此又變雅之再變者也或謂決古人之疑只有義理證驗兩字今求之義理固亦可通責之證驗絕無可考不能不反致疑也予應之曰諸經悉出于煨燼之餘苟無可驗而漢儒臆度之說何可憑哉聖人于杞于宋尙有足徵之歎況求之後世乎有一於此與其求之於漢儒臆度之說孰若只求之於正雅之中詞氣體格分畫施用豈不曉然其爲證驗莫切於此尙何外求哉且夫怡怡酬勸之情與譏刺怨傷之意其心不同也稱述先王之盛德大業與感慨後世之昏朝亂政其言不同也協之以八音和之以六律由是美教化厚風俗與夫私心雅念聞之而有所懲警者其用不同也發之於人心者既不同形之於言語者亦且異施之於事者亦無所合有是三不同而得同謂之雅可乎雖聖人規模寬

廣而條例不應紊亂如此其始出于降風之一言而不知其所謂降之義遂使後世不識二聖人禮樂之正意誦之者冥然聽命于小雅良可悲也愚故謂變雅之不合於正者悉歸之王風其說審矣

西伯戡黎辨

金履祥

商自武乙以來復都河北在今衛州之朝歌而黎今潞州之黎自潞至衛計今地理三百餘里耳則黎者蓋商畿內諸侯之國也西伯戡黎文王也自史遷以來文王伐耆爲戡黎受之以祖伊之告於是傳註皆以爲文王失之矣孔子稱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是爲至德而傳稱文王率殷之叛國以事紂則戡黎之役文王豈遂稱兵天子之畿乎然則文王固嘗伐邗伐崇伐密須矣而奚獨難于伐黎蓋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斧鉞然後殷自文王獻洛西之地紂賜弓矢斧鉞得專征伐則西諸侯之失道者文王得專討之若崇若密須率西諸侯也自關河以東諸侯非文王之所

得討況畿內之諸侯乎三分天下有其二特江漢以南風化所感皆歸之耳文王固未嘗有南國之師也而豈有畿甸之師乎前儒謂孔子稱文王為至德獨以其不伐紂耳至如戡黎之事亦已為之誠如是也則觀兵王畿文王已有無商之心矣特畏後世之議而于紂未敢加兵是後世曹孟德之術也烏在其為至德昔者紂殺九侯而醢鄂侯文王聞之竊歎遂執而囚之而況于稱兵王畿之內祖伊之告如其是也其急也以紂之悍而于此反遲遲十有餘年不一忌周乎故胡五峯呂成公陳少南薛季龍諸儒皆以為武王然則戡黎蓋武王也昔者商紂為黎之蒐則黎紂濟惡之國也武王觀兵政于商則戡黎之師或者所以警紂耳而終莫之俊所以有孟津之師與觀祖伊之言曰天既訖我殷命殷之即喪則是時紂已阡危亡無日矣故胡氏遂以為戡黎之師在伐紂之時蓋以其辭氣觀之俱可知也其非文王也明矣然則文王西伯也武王而謂之西伯何也戡黎列于商書以商視周蓋西伯耳殷之制分

天下以為左右曰二伯子夏謂殷王帝乙時王季已命作伯受圭瓚秬鬯之賜果爾則周之為西伯舊矣非特文王為西伯也文王因之受專征之命耳武王之未伐商也襲爵猶故也故傳記武王伐紂之事曰西伯軍至洧水紂使膠鬲候周師而問曰西伯將焉之曰將伐紂然則武王之為西伯見于史傳者有自來矣

微子不奔周辨

金履祥

讀西伯戡黎微子之書而知商之所以亡周之所以王也夫祖伊之辭在于警紂而初不及于咎周微子箕子諸公在于歎紂之必亡而未嘗忌周之必興蓋祖伊箕子王子比干與武王周公皆大聖賢其于商周之際皆可謂仁之至義之盡其有以知紂之必亡商之信不可以不伐審矣諸子豈舍理而論勢武王豈以一毫私意利欲行乎其間哉然觀微子之所自處與箕子之所以處微子者不過遜出而已而孔氏遂有知紂必亡而奔周之說何微子叛棄君親而求為後之速也此必不然矣而傳又有武王克商微子

面縛銜璧衰經輿櫬之說是又傳之說也夫武王伐紂非討微子也
也使微子而未遜則面縛銜璧亦非其事也且如孔氏之說則微
子久已奔周矣如左氏之說則微子面縛請降矣武王豈不聞微
子之賢縱其時周家三分天下有其二業已伐商無復拘廢昏立
明之節然賓王家備三恪何不卽以處微子而顧首以處武庚也
武王不亦失人而微子不亦見卻可羞之甚乎故子王子謂面縛
銜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傳也武王爲生民請命其于紂放廢之
而已必不果加兵其頸也既而入商則紂已自焚矣武庚爲紂嫡
冢父死子繼則國家乃其責故面縛銜璧衰經輿櫬造軍門以聽
罪焉武王悼紂之自焚憐武庚之自罪是以釋其縛焚其櫬使奉
有殷之祀示不絕紂也若微子則遜于荒野一時武王釋箕子之
囚封比干之墓百爾恩禮舉行悉徧而未及微子以微子遜野未
之獲也迨武庚再叛卒以就戮始求微子以代殷後而微子於此
義始不可辭耳前日奔周之說毋乃躁謬已乎至於比干箕子俱

以死諫偶比干逢紂之怒而殺之箕子偶不見殺而囚之爲奴耳
囚而爲奴如漢法髡鉗爲城旦春爲鬼薪是也而說者又謂箕子
之不死以道未及傳也夫道在可死而曰吾將生以傳道則異日
楊雄之美新擬易可以自附于箕子之列矣且箕子豈知他日之
必訪已而顧不死以待之哉此皆二千餘載閒誣罔聖賢之論故
子不可以不辨

騶虞解

周紫芝

騶虞一篇其詩辭與序義相合坦然明白而諸儒各出己意更相
附會使其辭旨不明至不可曉甚可怪也詩曰彼茁者葭彼茁者
蓬葭蓬野生非人所種植其長猶且茁壯則以見草木之肥靡不
生殖也又曰一發五豝一發五豨豨豨野處非人所豢養猶且射
一發而所獲五則以見鳥獸之靡不眾多也舉此則序所謂庶類
繁殖之義見矣每章必曰于嗟乎騶虞者騶虞獸名其爲物不食
生物不踐生草有仁之德焉古者因四時之田以習武事後世則

馳騁田獵以暴殄天物其為不仁孰大于是今也蒐田以時將以
教民戰而志不在於得禽獸則豈無愛物之心哉故每章必曰于
嗟乎騶虞也舉此則序所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之義見矣一發
五狔鄭氏謂虞人翼五獸以待君射而君不盡取唯取其一所以
見其仁其說不然夫國君之田不掩羣田則逐獸而射之耳苟命
虞人驅五獸以待君射使君仁則取其一不仁則將盡取之其為
害也亦多矣烏得謂之仁乎騶虞之為獸其說舊矣至漢賈誼則
謂騶為文王之囿名虞乃司獸之官也不知誼何以得此歐陽氏
又從而取之公嘗力詆先儒穿鑿附會之辭於此反有所取不知
其何理也

史斷二首

周紫芝

五星聚東井

高祖之元年十月至霸上是月五星聚東井元魏時崔浩集諸家
歷頗譏前史之失高允言于浩曰漢元年十月五星聚東井此乃

史官欲神其事不復推之於理也按星傳太白辰星常附日而行
十月日在箕尾昏沒而申南而東井方出于寅北二星何得背日
而行浩初之不服已而謂允曰先所論者本不經心及更考究果
如君言五星乃以前三月聚東井非十月也夫高祖以寬仁之德
易強暴之政亦足以興矣五星雖不聚於東井可也使其果然則
因前三月聚東井而書之何為而不可由是觀之臥有雲氣行斬
白蛇之類史之誣于人蓋已多矣

西漢日食五十有三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西漢二百一十餘年日食乃至
五十有三以文景之治而其食乃至十有二焉班固于他帝輒書
其應于文景獨書其食而不書其應書其食所以使人主知畏不
書其應所以使求其故者得文景之治焉疑作史之法如此而未
可知也

春秋義

林希逸

禮有不同意亦隨異甚矣禮之不苟制也知其禮而不知其意非知禮也夫備物有儀謂之享燕樂相歡謂之宴儀必有節歡必相親此之訓示所以不同也知燕享之異名又知宴享之異意始可與言禮矣左氏于成公十二年之傳著卻至曰享以訓其儉宴以示慈惠其義如此夫禮作於唐虞三代而著于六經愚嘗于六經求禮矣虞氏養老以燕周享公侯有三享再享昌歆白黑形鹽備物之享也厭厭夜飲不醉無歸湛樂之燕也嘉賓之交際一也而禮有不同古人豈無意哉夫享以儀觀而燕以情親備物而陳登殺有數使之視而知其盈而不飲乾而不食使之視而知儉此享之所訓也獻酬之交錯尊卑之忘分非慈而何俎豆之所交珍羞之所逮非惠而何此宴之所示也享不徒享而必有訓焉宴不徒宴而必有示焉則唐虞三代之聖人所以制禮者莫不有深意也春秋之世禮已亡矣荆楚何邦禮不及焉卻至聘楚而陳之左氏作傳而著之使禮意不亡於後世者二子之功也愚嘗因是而求

春秋之士其所以知禮者非一甯子之于衛知享食之觀威儀叔孫穆子之於晉知飮嘗之親和同是皆講求禮意不徒言者也雖然朋酒斯享曰殺羔羊享亦有示也鹿鳴賓燕講道修政宴亦有訓也是不可以不備論

荅閏問

陳普

天以國朝歷數攸在全付所覆東盡日出西窮河源北通鐵勒南出林邑效珍修貢稟歷奉時惟恐不先罔敢弗若東南七閩建惟上遊四書出焉流布宇內文章禮樂當代儒臣通天地人求守此土撫民之暇日坐泮宮集我衿紳教之理數歲在淵獻月惟閏七慨然以爲閏者所以正天時序人事讀書爲儒所當知也首以三國以來同時異國所紀不同者爲問書生于天官之學未嘗習孰列國所紀罕曾考詳然以事理及古今一二觀之似可以復明問而無疑于同時異國之不同也四十年前南北之地未歸于一庚午之歲一閏之失雖以四明臧氏一言降而復收當時國朝之歷

必已行于北方儻其聞之其得不發無人之笑乎吳魏南北五代
遼金之不同亦若是而已矣古今義和之司惟近日爲最得之混
一之後三十餘年月連四大者二晝夜極短之刻至三十八極長
之刻至六十二使南北未歸一版圖則歷之晦朔與閏必不符于
國朝之所頒吳魏南北之不同不惟閏也晦朔亦當不同晦朔與
閏蓋常相牽連爲一者也古今歷紀尤其滅裂之甚者也歲以十
月爲首已得罪于聖法不小矣又復不知置閏乃于閏年之末三
年加一後九月五年加兩後九月以冀不違于天秦可笑矣而蕭
何張蒼輩從而因之不改何其陋哉然使秦末六國猶在秦之號
令正朔所不能加漢氏之初猶有並立于天下則其不同亦當有
如三國南北五代遼金之事其後九月之陋載之青史至今幸免
者以當時無與並立故也大抵古今天下往往才難知天之人千
百無一天道微遠數學纖悉加以歲差之行細入毫髮晦朔與閏
之不同皆以此故兩漢魏晉之人猶未之知至東晉虞喜始能言

之宋何承天隋劉焯始知因之而其所擬之數復不得其平至唐
一行五代王朴始稍詳密然終不得爲百年不改之歷雖號爲至
精亦爲不中不遠而已何怪于三國南北五代遼金之人哉兩漢
與唐天下一國無與並立漢四百年自太初歷以後更改不知其
幾唐三百年自李淳風袁天罡傅仁均以後更改凡八一行精矣
行之三十年耳至唐末猶三改之由此言之三國五代南北遼金
之相差也何怪使漢與唐天下猶有並立之國如宋之有遼有夏
有金則其歷法決不能無南北遼金之事其無不同皆所謂無與
並立者也三國南北五代遼金之不同皆有並立之故漢唐之無
不同無並立而已矣淳風一行二歷開元之後以之窺天淳風得
十之四一行至精止得十之八猶失其二三國南北遼金之人固
無一行亦未必有淳風者也義和專官自堯至夏季秋月朔之失
失于歲差而已不但荒于酒也魯之失閏文哀二公之世前後凡
三周衰人亡孔子之徒復不與其事故也鄭康成名儒也地官土

圭測景之注所謂千里而差一寸南戴日下萬五千里云者至唐一行梁令瓚始知其非而近世大儒猶守鄭之說而不知改也歲差之法蔡氏書傳猶但知有劉焯之近而未知一行王朴之精厯之未易言久矣

洪範九疇講義

陳普

人之一身實與天地相通合而為一天下之人往往自輕自小不知自貴自重細看洪範一篇可見洪範一篇出于箕子今在天下二千三百年矣學者讀誦不為不熟解釋不為不盡以今觀之猶有當考詳者一篇終始列為九類九類之中主以皇極而列之中猶有精意二之者猶有要道何者終始二疇皆天之所為其中七疇則括之以人之五事而主之以皇極二五事者人之貌言視聽思也八庶徵者其應也庶徵雖出于天皆人之五事之所成箕子所陳為可攷也本其本者天之五行故一五行而二五事應其應者天之五福六極故八庶徵而九五福六極自一而順數之五事

居二自九而逆數之五事亦居二也終始括之以天其間七疇括之以人之五事而主之以皇極其意為可見矣何者人道之得失善惡惟貌言視聽思之五事正與不正而已皇極者奉天之命體天之行自正其五事以正天下之五事天下之五事皆正則貌之正其應時兩言之正其應時暘視之正其應時煥聽之正其應時寒思之正其應時風五者皆得其時則萬人萬物皆生死于五福之中不然則一人之五事不先正則天下之五事皆不得其正天下之五事不正則貌之不正其應恆兩言之不正其應恆暘視之不正其應恆煥聽之不正其應恆寒思之不正其應恆風五者不得其時則萬人萬物皆生死于六極之中然則人道不出于五事而皇極者五事之主也皇建其有極亦惟正其五事以正天下之五事而已人之五事正則天地萬物無不順然則人之為人也其身豈不為至貴君之為君也其責豈不為至重而箕子之所以為箕子也其行豈不為至善哉然則八政五紀三德稽疑之四疇將

何所主曰四疇皆以人事之要而列也何往而非五事之所在哉

南宋文範卷五十九

南宋文範卷六十目錄

題跋

跋陳君章所藏諸公帖

書高居實集後

題耆英圖後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跋折樞密錦屏山堂圖

跋李龍眠淵明歸去來圖

跋歐公書

跋郭節度父墓誌銘

御書屯田三事跋

跋鄭樞密行狀後

題溫公帖石刻

跋陳居士傳

許景衡

葉夢得

張守

汪藻

汪藻

劉才邵

李綱

陳與義

岳飛

曹勛

程俱

張元幹

題司馬傅公帖

書楊雄事

書趙鳳事

跋陳了翁帖

跋胡明仲侍郎帖

題包孝肅公奏議

題呂文靖公事狀

題申溫蜀三公倡和詞

書楊補之所藏了齋及道鄉帖

讀周禮

讀曾子

跋丙申修改隸釋

涓熙隸釋跋

書張詠傳

胡宏

鄧肅

王德明

胡銓

胡銓

汪應辰

汪應辰

汪應辰

陳淵

范浚

范浚

洪适

洪适

洪邁

唐仲友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朱熹

辛棄疾

李石

書王蠋事後

跋張敬夫所書城南書院詩

跋古今家祭禮

跋通鑑紀事本末

跋張公子竹溪詩

周子通書後記

跋蔣邕州墓志銘

再跋參政龔公陞辭奏藁

跋蔡神與絕筆

跋魏侍郎集

書偽詔後

跋向伯元遺戒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書顏含傳

跋陸宣公古方

書唐史諸傳三篇

讀管子

楊萬里

倪朴

韓元吉

南宋文範卷六十

長洲顧少卿先生鑒定

秀水莊仲方編

題跋

跋陳君章所藏諸公帖

許景衡

范文正公啟齒弄筆不忘忠義此帖有終日為善以報知己之語
 凡為人不當如是耶前輩風流日遠使人歎息歐陽公以文章伏
 一世初不以字畫自名也而遺墨爛然殆不愧當時工書者於以
 概公之往烈亦豈易量耶杜祁公書清勁不俗如其為人君章寶
 藏雖寸紙數字不棄也其好古樂善如此誠可尚云舒王筆墨瀾
 翻其得意處不減古人而議者以為酷類楊凝式固然否邪某年
 月日同左與言登八詠樓覽觀溪山之勝慨然想見古人會陳君
 章攜諸公筆蹟見過相與舒卷終日而文富小帖蓋其一也昭陵
 遺老無復人矣見其似者喜況手澤乎

書高居實集後

葉夢得

元祐末余與居實同舉進士試春官數往來舅氏晁无咎家時張文潛為右史二公一時後進所推尊每得居實文皆擊節稱賞不已居實試別頭文潛適主文居實果擢第一胡右丞諱宗夫見其所賦主聖臣直聲言于眾曰此豈賦耶殆有韻陸宣公奏議爾時國論頗厭文弊初復唐宏辭科居實首中選復為第一於是名稱日間已而坐書排黨論久不得調卒邑邑不得志以死余後不復見居實然間有出其所為詩文者每見每奇始天下名文章稱无咎文潛曰晁張无咎雄健峻拔筆力欲挽千鈞文潛容衍靖深獨居實之文氣和而思遠言約而理暢超然常出事物之外而觀者每有餘味故人以爲似文潛紹興己未余守建康居實之子紹持其遺文一編相示兵火散亡之餘所存蓋十一覽之太息追數往遊俯仰如前日事居實之志既不得伸於生以著後世者惟其文事又不幸不得盡傳于後為可哀已乃書其後歸之且以嘉紹之能不墜其業也

題耆英圖後

張守

某早衰多病年過半百而齒髮彫零意氣頹謝固將結廬荆溪之上而老焉上恩不貸復真政地早夜黽勉圖報萬一而後乞身以卒區區之志而未遂也比得洛陽耆英圖想見方外蕭散之趣披翫不能去手況文富司馬公以元勳碩德領袖諸老一時勝集遂度越樂天之會嗚呼盛哉竊窺典刑歎慕之不足既命工摹搨復手筆諸公詩于卷後以見志紹興丁巳六月上澣毘陵張某子固題

書陳文惠公逸事後

汪藻

文惠陳公相仁祖每內批夜漏下不過十刻忽夜分有御封至私第公不啟封來日袖至榻前屏奏曰今中宮虛位張貴妃有寵恐姦人附會請正母儀非陛下本意有不得已者若誠此事臣不敢啟封以示同列仁祖首肯曰姑置之妃即追冊温成后也當時于墓刻神道碑不敢書公薨百餘年公之曾孫右中大夫直秘閣亮

始錄以示人嗚呼茲舉也天下之治亂繫焉文惠公不動聲色開
悟轉移于談笑之頃一旦致其主于漢唐君之上使當時有秋毫
容悅之心其失可勝計哉可謂仁人之言而一言興邦矣自古妃
匹之愛父不能得之子君不能得之臣所謂難言骨肉之間者也
文惠公及此固社稷之臣非吾仁祖有從諫之聖亦安能容其臣
如是之大乎後世于此可以觀一時君臣之盛而為萬世法矣紹
興十年十二月臣汪藻書

跋折樞密錦屏山堂圖

汪藻

葆真居士小築于壽安錦屏山中趙祖文因畫居士泉石闡以示
其人物風流濟勝之具傳之江南人人把玩悠悠然想見其處并
想見其人便覺斜川輞川去人不遠也

跋李龍眠淵明歸去來圖

劉才邵

嵇叔夜阮嗣宗號稱曠達至其文辭頗務揚己銜異以貶剝當世
有臭腐禪蝨之語夫志在於脫世紛反激而速之則其被禍書取

讐疾非不幸也淵明蕭然自寄於埃壙之外初無忤物之累故其
辭平淡自太古之遺音而龍眠翁能於筆端寫出情狀使人觀之
想見放逸之姿與林泉棲遯之趣歷歷在眼中豈與踞鍛問客白
眼視人者校遠近耶

跋歐公書

李綱

歐陽文忠公書清勁自成一家公嘗言學書如逆風行舟用盡氣
力不離本處蓋不以書自許士夫寶藏其蹟非以名節可貴故邪
意外得謗無如公者賴韓富諸公辯明之乃得自白于世故陳瑩
中嘗跋其書云使嘉祐前見此書者皆如今日則朋黨之論何由
而興東坡亦以夢奠之後履傳千祀證之艱危多在于生前而是
非常定於身後可勝慨哉

跋郭節度父墓誌銘

陳與義

自古將帥之世其功名福祚鮮有克全至漢辛武賢父子始傳世
為名將史氏賢之又發于序傳榮華至今本朝郭氏乃有累世之

美勳業著于竹帛闕闕耀于一時至殿帥益顯遂以宿將用也不見其形願察其影其受祉若此則其所行可知矣夫當頌以規者同郡之至情也天下方有難非血誠壯烈不足以解國家憂殿帥勉之亦以告意氣之同者

御書屯田三事跋

岳飛

臣聞先正司馬光有言德勝才謂之君子才勝德謂之小人論人者能審于才德之分則無失人矣曹操募百姓屯田許下所在積粟諸葛亮分兵屯田而百姓安堵羊祜懷遠近得江漢之心亦以墾田獲利若三子者知重本務農使兵無艱食其謀猷術略皆不在人下才有足稱者然操酷虐變詐孽申商之法術雖號超世之傑豈正直中和者所為乎許劭謂清平之姦賊亂世之英雄其德有貶云亮開誠心布公道邦域之內畏而愛之祜增修德言以懷柔初附則德過于操遠矣觀亮素志欲龍驤虎視包括四海以興漢室天不假以年遽有渭南之恨祜輔晉武慨然有并吞之志後

平吳身不及見二子有意于功名而志弗克伸惜哉臣庸德薄才誠不敢妄論古人伏蒙陛下親灑宸翰鋪述二三子屯田足食之事俯以賜臣敢不策駑礪鈍仰副聖意萬一夫服田力穡乃亦有秋農夫職爾用屯田以足兵食誠不為難臣不揆願遲之歲月敢以奉詔要使忠信以進德不為君子之所棄則臣將勉其所不逮焉若夫光復舊物尊強中國扶宗社于再安輔明天子以享萬世無疆之休臣竊有區區之志不知得伸與否也紹興十年正月初一日武勝定國軍節度使開府儀同三司湖北京西路宣撫使兼營田大使武昌郡開國公食邑四千戶食實封一千七百戶臣岳飛謹書

跋鄭樞密行狀後

曹勛

嘗謂士抱非常之才故能定非常之事有啟天地閉之識始建衛社稷之功彼碌碌輩過而不顧者有矣僕比官泉南得與樞密弟致遠聯事備聞公當阨危之際獨立柏臺力抗非類盡忠節叱不

臣罄一時之仁勇伐二凶之逆謀方苗傅曳其帶時變在須臾公視之如朽拉初無避就凜然直與段顏英烈並驅誠大丈夫哉他日第復辟最當揭若日月矣

題溫公帖石刻

程俱

文正溫公之清節直道內相高平公之懿行碩學蓋朝廷之著龜縉紳之標表也事在國史譽在天下然其造次之閒理言遺事士夫莫不寶而傳之衢州學舍嘗得溫公貽高平公帖摹而刻之石置諸公堂之壁使學者出入觀省以想見醇儒碩德遺風餘烈之無窮與夫著書立言之不苟如此且資治通鑑之書文正實挈其維綱而筆削裁成之功繫高平公之助是時二公以道義相從于寂寞之濱凡前古是非成敗之端治亂安危之致足以勸懲後世與啟沃吾君者蓋未嘗一日而忘也卒以備邇英之讀布于學宮而行于天下是豈小補也哉初書成而上之帝為親製美名冠以序引其所以尊德樂道之意不唯彰信於一時而無愧不刊之書

又以為百世之賴可謂盛矣夢得高平公少時字也初太夫人懷公彌月夢古丈夫盛服入其門者左右曰漢大司徒鄧禹也故命名如此而字夢得後溫公更其字曰湻父猶取高密侯傳贊語云高平孫仲熊與州學教授陸君俊民懼後生不知夢得之為公也要余述于其後俱嘗以謂觀元祐之時而可知宰執近臣之選觀宰執近臣之懿而可知元祐之時無求之他觀于此而已俱生晚不得登二公之門以觀道德于後前聽教誨于左右茲獲挂名公書刻石之末以寄宿昔欣慕之心焉亦云幸矣紹興七年正月甲子信安程俱謹識

跋陳居士傳

張元幹

十室之邑必有忠信一鄉善士何代無人如齊魯二大臣史猶失其名則古今隱德不耀者多矣龜山先生所作陳居士傳形于嗟歎而附以託孤之事為鄉評心服者雅意激厲風俗又得了堂道鄉諸公裱褙之天下後世知仰居士實繫斯文也陰德之報不在

其身必在其子孫夫何疑哉

題司馬傅公帖

胡宏

愚晚生于西南僻陋之邦幼聞過庭之訓至于弱冠有遊學四方訪求歷世名公遺迹之志不幸戎馬生于中原此懷不得伸久矣今獲觀文正司馬公獻簡傅公書詩十有二紙反復誦玩亦足以見君子之交雖相稱譽必以情實無朋黨比周之意也哲廟之初拔茅連茹以其彙征故元祐之政斯民鼓舞乃有立黨論以排君子者遂使神州陸沈衣冠蹙于江左孰能反斯道任如文正獻簡之人以佐天子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祖宗之境土乎堂堂大宋必有人焉易曰否終則傾言否之不可長也愚儻不以窮困疾病即死尚庶幾及見焉

書楊雄事

鄧肅

屈原伍子胥晁錯皆死國之士不當更訾之蓋事君以忠為主才智不足論也楊雄一切譏之謂非智者之事是知楊雄胸中所蘊欲作美新之書久矣豈迫於不得已而後為乎迨莽以符命捕劉棻甄豐等雄自投閣班固便謂棻嘗從雄學故雄不得不懼殊不知美新符命一體也莽既怒符命則於美新何有乎雄身為叛臣無所容天地之間故憤然捐軀期速死耳此楊雄之徒所謂智也

書趙鳳事

王德明

劉知幾吳兢撰武后實錄書張易之昌宗誣魏元忠子齋私謁廬陵王事嘗邀張說為證而說已許諾賴宋璟力止之說得冒以為忠後說當國讀之而內自屈嘗語兢曰劉子元敘此事太不假借兢曰子元已死不可受誣于地下此事實兢所書其稿故在說後屢所刊削而兢終不許世皆以為今日之董狐也至趙鳳為莊宗實錄乃將何挺論劉胸疏不載胸既相遂引鳳共政事去古浸遠所謂董狐者果何人哉

跋陳了翁帖

胡銓

了翁嘗跋六一先生帖云使二十年前見此書皆如今日則朋黨

之論不起東坡曰美哉微中之言也今觀此帖使三四十年前人皆知愛敬了翁如合浦李侯則豈復有靖康城下之盟哉至今了翁名節爛然于殺青之上子姓登臺省或為監司郡守皆有能名子孫亦齊疊逼人而合浦之子亦布列仕路聲稱籍甚當時謀陷了翁者閭焉乃知身賢賢也敬賢亦賢也賢者必有後天道豈可誣也耶頃嘗與翁之昆孫右正言淵同朝而翁之子正同又同官密院知翁為詳故書之悉紹興己巳夏六月二十二日僭耳傳舍光華堂澹庵胡某

跋胡明仲侍郎帖

胡銓

某伏讀明仲侍郎所敘年家父權郡劉公布衣時言事得罪未嘗不三復流涕也春秋傳曰臧孫達其有後於魯乎君違不忘諫之以德嘗考魯史三桓子孫惟臧孫至盛至文仲武仲益大以熾其有後信矣公方抗疏時奮不顧身豈顧有後與否予觀其二子與某同年登第皆嶄然露頭角有仕途聲殆不愧臧氏以是知懷祿

怙寵口籍而不開者其無後必矣可不懼哉可不戒哉

題包孝肅公奏議

汪應辰

包孝肅公奏議分門編類其事之首尾時之先後不可攷也如請那移河北兵馬凡三章其二在第八卷議兵門其一迺在第九卷議邊門其不相貫穿如此今攷其歲月繫于每章之下而記其履歷于後若其歲月可見于章中者不復重出與夫不可得而攷者不容不闕也庶幾讀者尚可以尋其大概云如劾罷張方平宋祁三司使而奏議不載豈包氏子孫所不欲以示人者耶本傳云知瀛洲除放一路所負回易公使錢十餘萬仍奏諸州毋得取回易公使錢遂著為令然著令乃在慶歷七年十一月時未帥高陽也疑傳之誤

題呂文靖公事狀

汪應辰

右呂文靖公事狀公之孫中書舍人本中所論次也文靖相仁宗得君之專行政之久他人莫敢望焉而其輔贊彌縫精微曲折史

冊有不能盡者此事狀所爲作也昔人謂宰相所職繫天下安危宰相之能與否可見凡所謀議于上前者不足道也方仁宗臨御仁厚之德清淨之政民到於今受其賜賢人君子布滿在外累朝賴以爲用號令文章煥然一新紀綱法度皆可以持循而勿失四夷和平百姓富實教化孚洽風俗淳厚宰相之事業蓋亦不言而喻矣然而世之言伊尹百里奚者孟子特明其不然則是書之作蓋亦有不得已焉爾

題申溫蜀三公倡和詞

汪應辰

呂申公知河陽司馬溫公范蜀公並駕訪之此其臨岐倡和詞也既去申公榜其所館爲禮賢堂云方三公同時法從光華臺閣然名未卓然暴白會王安石紛更法度莫不極力爭之溫公除樞密副使以言不見聽迄不受命蜀公年六十三矣亦請致仕而歸安石大怒既落職又自爲制詞醜詆之申公自御史中丞出知潁州安石亦改制詞加之罪而天下更以爲榮焉于是翕然仰望之如

泰山北斗矣元祐初溫公申公對秉鈞軸而天下復安蜀公累召不起謂所親曰予所欲爲者君實既已爲之矣又安用出蓋其出處未嘗不同者乃如此也鄉人求此詞因手錄以遺之且書其後庶幾誦其詞想其風流人物或者爲之興起也

書楊補之所藏了齋及道鄉帖

陳淵

了齋剛正而不容姦道鄉清介而不受汙觀其字想見其爲人凜然皆見于筆畫之間矣方二蔡無恙時士之欲謀其身而免于咎者必先瑕疵此兩人皆能得志是時公論不行于朝廷之上而此兩人者竄逐流落皇皇無歸以至于死然兩人者身可廢家可破而天下謂之鄒陳則自始迄今無異辭也此豈口舌之所能得哉其必有感人心者矣此簡作于異鄉窮阨之中語言翰墨初不經意而能久存者豈非爲無求于世者得之獨取其人而不以時爲輕重耶建炎二年七月十一日陳淵書

讀周禮

范浚

周公作六典謂之周禮至于六官之屬瑣細悉備疑其不盡為古書也周公驅猛獸謂蟲蛇惡物為民物害者而蚘氏云掌去鼃黽焚牡鞠以灰灑之則死鼃黽不過鳴聲聒人初不為民物害也乃毒死之似非君子所以愛物者又牡鞠焚灰大類狡獪戲術豈所以為經乎司關云凡貨不出于關者舉其貨罰其人說者謂不出于關從私道出避稅者則沒其財而撻其人此決非周公法也文王治岐關市譏而不征周公相成王去文王未遠縱不能不征使凡貨之出于關者征之足矣何至如叔末世設為避稅法沒其貨撻其人劫天下之商必使從關出哉此必漢世刻斂之臣如桑羊輩欲興權利故附益是說於周禮託吾周公以要說其君耳不然亦何異賤丈夫登壘斷而罔市利其為周公何如哉

讀曾子

范浚

世傳曾參書述孝悌仁義陰陽之說甚著雖不皆底於道要與齊魯論孔子家語禮記等書言相出入亦宏揚姬孔之一助也班生

志儒家書有曾子十八篇今其存者十篇而已不知餘八篇為何等語而脫亡於何時隋書錄曾子兩卷與今本同意其亡於魏晉之間也

跋丙申修改隸釋

洪适

隸釋成書十年矣再因考古始知楊司隸名渙不名厥張元益是偉伯之孫王曜非劉寬故吏膠東廟門是兩碑石勸詩非費鳳碑陰校官碑以菰竹為孤竹之類增改于有餘字除去者數板淳熙丙申息柘宦山陰遂正之

淳熙隸釋跋

洪适

右淳熙隸釋目錄五十卷乾道中書萌芽十餘年閒拾遺補闕續卷浸多鄞江史直翁茗溪李秀叔一再添刻南蘭陵尤延之自秋浦鉸埤助蘇臺范至能以越本棗于蜀前後增加律呂乖次合而一之得聖賢嶽瀆祠廟四卷石經一卷旌孝講德一卷河渠橋道二卷阡表壙銘十六卷雜刻三卷輒文物款識二卷魏吳蜀晉

三卷譜一卷圖式八卷水經一卷歐趙說六卷碑鄉一卷凡碑板
二百八十五甄器二十七某人垂意古學見之訢然命掾史輯舊
板去留移易首末整整一新傳之將來或不束之高閣勞勤心目
可無憾焉辛丑十月盤洲老人洪景伯書

書張詠傳

洪邁

張忠定公詠爲一代偉人而治蜀之績尤爲超卓然實錄所載了
不及之但云出知益州就加兵部郎中入爲戶部後馬知節自益
涉延難其代朝廷以詠前在蜀寇攘之後安集有勞爲政明肅遠
民便之故特命再任而已國史本傳略同而增書促招安使上官
正出兵一事皆詆其知陳州營產業且與周渭梁鼎輩五人同傳
殊失之也公以魁奇豪傑之才適將自奮知略神出勳業赫赫震
暴當世誠一世偉人道州所刻帖有公與潭牧書一紙王荆公跋
之云忠定公沒久矣而士大夫至今稱之豈不以剛毅正直有勞
乎世若公者少歟文潞公云子嘗守蜀觀忠定公之像遺愛在民
爲有負矣

書王蠋事後

唐仲友

天下事其成有所歸其來有所因所歸易見所因難知復齊之功
人皆曰田單太史公以爲是獨功之所歸乃若所因則單之勝以
有王王之立以有蠋之死也故論單之善兵而反諸法章之立言
法章之立而反諸蠋之死單于是不得獨有其功而蠋之死不獨
大義之明其功亦莫之先此太史公意也單以卽墨之微敗燕師
而禽其將七十餘城一旦盡復齊可無單哉然卽墨之守救死之
計耳攻救死之兵不可以迫迫則人自爲戰故燕并兵于莒而緩
卽墨及淖齒戕滑王則莒不爲齊矣燕不卽爭而東攻卽墨又不
急而坐待其服此樂毅之深謀也毅之力非不足以取兩城其意

南齊文獻卷六十一
以為齊無君矣吾固以全制其敝而無事於多殺使王蠋不死法
章不立即墨之遺黎無所繫其心單雖智其能獨守此乎蠋死而
王立王立而卽墨之守固毅之謀沮而單之計得施則復齊者蠋
乎單乎太史公書蠋事累數十百言不失一辭正使爲蠋立傳能
加一字乎傳不傳於蠋無加損據事實錄附之單傳則知蠋深矣
太史公傳韓非於老子之後而書蠋於單之末則知刑名之學老
子實爲之復齊之功蠋實倡之也斯春秋推見至隱之意歟

跋張敬夫所書城南書院詩

朱熹

久聞敬夫城南景物之勝常恨未得往遊其間今讀是詩便覺風
簷水月去人不遠然敬夫道學之懿爲世醇儒今乃欲以筆札之
工追蹤前作豈其戲耶不然則敬夫之豪放奔逸與西臺之温厚
靚深其得失之算必有能辨之者朱仲晦父云

跋古今家祭禮

朱熹

右古今家祭禮熹所纂次凡十有六篇蓋人之生無不本其祖者

故報本反始之心凡有血氣者之所不能無也古之聖王因其所
不能無者制爲典禮所以制其精神篤其恩愛有義有數本末詳
焉遭秦滅學禮最先壞由漢以來諸儒繼出稍稍綴輯僅存一二
以古今異便風俗不同雖有崇儒重道之君知經好學之士亦不
得盡由古禮以復於三代之盛其因時述作隨事討論以爲一國
一家之制者固未必皆得先王義起之心然其存於今者亦無幾
矣惜其散落殘脫將遂泯沒于無聞因竊蒐輯敘次合爲一篇以
便觀覽庶其可傳于後然皆無雜本可參校往往闕誤不可曉知
雖通典唐書博士官舊藏版本亦不足據則他固可知已諸家之
書如荀氏徐暢孟馮翊周元陽孟詵徐潤孫日周等儀有錄而未
見者尚多有之有能采輯附益并得善本通校而廣傳之庶幾見
聞有所興起相與損益折衷共成禮俗以上助聖朝教化導民之
意顧不美哉

跋通鑑紀事本末

朱熹

古史之體可見者書春秋而已春秋編年通紀以見事之先後書則每事別記以具事之首尾意者當時史官既以編年紀事至於事之大者則又採合而別記之若二典所記上下百有餘年而武成金縢諸篇其所記載或更數月或歷數年其閒豈無異事蓋必已具于編年之史而今不復見矣故左氏于春秋既依經以作傳復爲國語二十餘篇國別事殊或越數十年而遂其事蓋亦近書體以相錯綜云爾然自漢以來爲史者一用太史公紀傳之法此意固不復講至司馬溫公受詔纂述資治通鑑然後于三百六十二年之事編年繫日如指諸掌雖託始于三晉之侯而追本其原起于智伯上系左氏之卒章實相受授偉哉書乎自漢以來未始有也然一事之首尾或散出於數百年之閒不相綴屬讀者病之今建安袁君機仲乃以暇日作爲此書以便學者其部居門目始終離合之閒又皆曲有微意於以錯綜溫公之書其亦國語之流矣乃或病其於古無初而區別之外無發明者顧第弗考耳機

仲以摹本見寄熹始得而讀之爲之撫卷太息因記其後如此以曉觀者

跋張公子竹溪詩

朱熹

婺源雖巖邑而故多文士竹溪丈人張公子其一也好爲歌詩精麗宏偉至其得意往往亦造于閑澹其大篇短韻又皆各得其體晚歲屏居山田水竹之閒專用詩酒自娛以忘其老所與遊多一時名勝類皆退讓推伏樂稱道之觀呂侍郎諸公所題文編可見矣洎熙丙申予自建安歸故里公子之子珍卿持以見示因得三反咏歎究觀製作之意信乎其如諸公所稱不誣也然予聞公子天資孝友絕人其篤于兄弟之愛至犯患難取禍辱而不悔有古篤行君子所難能者諸公乃徒盛稱其詩而曾不及此予不能識其說也因竊記編之後以示鄉人使知公子之所以自見于世者不但其詩而已蓋于名教庶亦深有補云

周子通書後記

朱熹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或莫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固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所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木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于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旣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旣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益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旣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深厚而

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于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暢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跋蔣邕州墓誌銘

朱熹

始予讀張敬夫遺文見所記蔣邕州事常恨不得蔣君爲人之詳一日有新攸縣蔣令者過門枉顧出張安國所述其先墓文則邕州公也予驚喜疾讀數過不能去手又觀劉文潛跋語則又知君之遺愛在人久而不衰也嗚呼世固未嘗無材也惟其生于窮荒下邑旣無以自振而又知自貴重不肯希世取寵遂以陸沈下僚不及究其所爲者爲不少矣如君之材晚雖小試然其志業豈遽盡於其所已試者而已耶是可哀己文潛所論聲病緝綴遺賢之弊尤與人意合章卿稱攸縣嘗論嶺西鹽法因得扣焉又喜邕州家法之未泯也嗟嘆不已輒記其後云

再跋參政龔公陸辭奏藁

朱熹

始予得龔公陞辭奏草而記其本末以解聽者之惑然猶以未及見其真筆爲恨者非余有所疑於公之言蓋慮世之不能無疑于予言也今年復過莆中公之二子及其孫堪復以此軸見示塗乙點定手筆粲然而其指意審重詳密又與西江奏劄實相表裏于此足以見公平生之言未嘗少變而彼譖人者真可以異豺虎而猶懼其不之食也歐陽子曰後世苟不公至今無聖賢蓋天下之事必至於久而後是非之實可見此君子之立言行所以不屑流俗一時之毀譽而惟欲其無所愧悔于吾心也既感其事因復書前說之後以著吾言之不妄庶幾秉南董之筆者猶有考云

跋蔡神與絕筆

朱熹

友生蔡君季通一日奉書一卷以示熹而泣拜且言曰此先人絕筆之書也先人自幼警悟七歲卽能爲詩旣長博學強記高簡廓落不能與世俗相俯仰因去遊四方聞見益廣遂于易象天文地理三式之說無所不通而皆能訂其得失中年乃歸買田築室于

武夷之陽其閒屢遭水火盜賊之變而浩然不以屑意杜門埽軌專以讀書教子爲事元定生十年卽教使讀西銘稍長則又示以程氏語錄邵氏經世張氏正蒙等書而語之曰此孔孟之正脈也爾其勉旃晚歲屬疾手書此紙以付元定其他丁寧之語亦無不出于忠厚誠實而尤以沒溺于利慾爲殺身之戒元定涕泣拜受于今四十年旣不能拳拳服膺以無失墜而又不能有以表著而顯揚之誠竊懼其泯沒而無傳焉惟吾子幸哀而予之一言則不朽之惠豈惟子孫賴之語訖又泣以拜熹亦拜受其書而伏讀之爲之喟然太息曰死生之際人之所不容僞而誠之積者未有不顯於後者也蔡公平生所以教其子者不于利祿而開之以聖賢之學則其志識之高遠固已非世人所及矣及其委衾屬纊之餘而其所託猶不異於平日且其字畫壯偉意氣閒暇又能無怛于始終之變如此是豈可以勉強而僞爲哉夫如是是以生雖不遇而季通乃能承厥志于今日學行之餘尤遽律厯討論定著遂成

一家之言使千古之誤曠然一新而溯其源流皆有明法是亦足以顯其親于無窮尚奚以予言爲哉顧其請之勤有不可虛者是以備論而竊識於其後蔡氏之先仕唐末爲建陽令始家于麻沙世十傳而至公諱發字神與娶同縣詹氏而生季通以紹興壬申歲六月卒卒年六十有四云

跋魏侍郎集

朱熹

建炎紹興之間強敵憑陵兩宮隔絕天子不勝晨夕溫清之念思得忠智敏辨之士往來兵閒以通和好而見大夫媮惰畏縮無肯行者獨故侍郎建安魏公與熹之族祖秘閣公以諸生自薦慷慨請行擁蓋張旛略相見後卒冒白刃致命朔廷侍郎公尋以不受僞官握節以死而族祖亦以必死自誓偶得全璧而歸雖其所值有生死之不同然其捐軀殉國之本志素定于胸中者則未始不同也魏公之孫瑛見示此編俾書其後熹惟二公忠義大節固已載在史冊傳之萬世特兩家絕域風霜之舊不可使後之人無聞

焉謹齋祓而竊識之

書僞詔後

朱熹

熹聞之長老建炎南渡之初車駕已幸錢唐而留張忠獻公于平江以爲後鎮時故兵部侍郎湯公實爲守將一日聞有赦令當至心獨疑之亟走以白張公公曰姑遣吏屬知書解事者馳往發視有故則緩驛騎之行而先取以歸則事可議矣湯公然之則遣州學教授某官往視而歸乃明受僞詔也則又以告曰是則其可宣乎張公曰不然事已至此胡可匿且卒徒缺于望賜吾屬先受禍矣又何忠之能輸哉湯公曰然則宜奈何張公曰今便發庫錢以示行賞之意乃屏僞赦而陰取故府所藏登極赦書置輿中迎登譙門讀而張之卽捐其階禁無敢輒登者而散給金帛如常時郊賚故事則可矣湯公行之於是人情略定乃決大計熹常恨世徒知張公復辟之功爲大而于湯公相與謀議曲折所助之深則少有能言之者今讀其家傳又得其焚僞詔事而以前所聞者參之

亦足以見公之處此素定不可誣矣茲事尤偉而行狀墓誌及其他記錄皆略不書何哉柳宗元言司馬遷記荆軻徵夏無且記留侯徵畫工今太史氏方將纂輯高宗中興盛烈以垂萬世得無亦有取於斯乎

跋向伯元遺戒

朱熹

自佛教入中國上自朝廷下達閭巷治喪禮者一用其法老子之徒厭苦岑寂輒亦效其所為鄙陋不經可怪可笑而習俗靡然恬不覺悟在唐唯姚文獻公在本朝則司馬文正公關洛程張諸君子及近世張忠獻公始斥不用然亦未能盡障其橫流也近故朝議大夫向公伯元少受學于胡文定公晚年退處于家尊聞行知不以老而少懈及啟手足親書紙幅戒其子孫勿為世俗所謂道場者筆札端好詞意嚴謹與平日不少異諸孤士伯等奉承遺指不敢失墜既又謀刻諸石以詒久遠閒以示熹熹竊以為此書之行可為世法觀者誠能因而推之盡祛末俗之陋以求先王之禮

而審行之則斯言也不但為向氏一門之訓而已因識其後以發之

跋紹興辛巳親征詔草

辛棄疾

使此詔見於紹興之前可以無事讎之大恥使此詔行於隆興之後可以卒不世之伐功今此詔與此虜猶俱存也悲夫

書顏舍傳後

李石

史氏不廢顏舍孝友顏舍以孝聞兄畿死而復甦存亡不辨舍侍疾不出戶十三年事寡嫂有異感其至行如此王導以舍為東閣祭酒居叔父喪嫁女為劉隗所劾史氏不以一疵掩其平昔敘舍於孝友傳此史氏忠厚也然所貴於君子者要當謹護細行細行之於人初若可忽君子嘗於其可忽者失之以致終身之悔以集不知者之謗彼素無行檢則又何足深責惟有平生素履如太清白璧一朝自輕而滓穢之豈不大可惜耶晉人蕩而廢禮以此為俗居喪而用原壤之教如謝安期功之慘而聽歌樂阮籍母服而

飲酒食肉舍居叔服而嫁女此俗豈例有所受耶隗之効舍誠是史氏不廢舍素履亦是然舍之自處得不爲初心之愧

跋陸宣公古方

楊萬里

陸宣公之貶也杜門集古方書而已或曰避諱者歟或曰窮而不怨也楊子曰宣公之心利天下而已矣其用也則醫之以奏議其不用也則醫之以方書有用有不用者宣公之身也宣公之心亦有用有不用乎哉

書唐史諸傳三篇

倪朴

光弼以侍御史崔眾傲倨不平之御史長揖宰相未爲無禮也因其不卽付兵而斬天子御史光弼其無君哉曰若使者宣詔亦斬中丞此何理耶昔穰苴斬莊賈以明威者權也其于事也宜光弼之斬崔眾私恨也非權也馬燧平汴州解邢圍蹙田悅斬李懷光以奇制敵功亦足尙矣至于以私忿而交惡于李抱真暗于機會而許吐蕃之請縱敵生患而功以不立雖可嘉也亦可貶也朱泚

陷京師帝西幸李晟以孤兵當巨盜燧提兵坐太原止分五千援奉天燧亦忍人哉

予始讀顏真卿傳見其棄平原事嘗竊怪之以爲宜守以挫賊且以堅諸郡城守之心棄之則失策也及觀穆寧傳見魯公以不用寧言爲恨始知魯公之失實然也太宗以辭色折程元振見其不屈而後奇之遂用以爲將意其勇也人君以是取人疏矣幸而中焉不可爲法城居諫官數年不言事韓退之作諍臣論以激之城猶不屑也至貞元十年陸贄以裴延齡事貶爲太子賓客時城居諫官已八年矣則貞元三年爲諫官也按德宗紀貞元十年殺皇太子及吳通元史法書殺者罪其君之濫刑也殺諫官殺太子皆非細事也而城猶不以屑意使後無延齡事則曠官尸祿城何以辭雖然城賢者在城則可在他人則不可後之居是職者欲效城所爲當如魯男子之學柳下惠則善矣

唐貞觀開元之政治高躡兩漢庶幾三代州縣循良之吏當不減

于漢然唐史傳循吏者凡十五人而附見于傳者又數人如賈敦熙章丹之徒雖時有一善之可紀然其人皆碌碌不足道無有一人如漢龔黃輩聲名磊落膾炙人口者讀唐史吾得二人焉如倪若水之治汴以清正顯陸象先之治蜀以仁術稱二子文雅足以飾吏事敦厚足以粹風俗則又非漢龔黃數子比擬也然史臣不傳之循吏者以循吏不足以傳二子也予於唐史獨有取於二子以爲唐之循吏云

讀管子

韓元吉

管子之書戰國遊士之述也孟子曰齊桓公之於管仲學焉而後臣之故不勞而霸則仲之與桓公平日謀國議政者其亦詳矣然舉而著之書者則齊國之士也當是時齊有稷下之學蓋亦是堯舜非桀紂談道德而言仁義雖仲之作內政以寓軍令在于強兵富國而霸齊今其書則尙權術務籠絡要以愚其民而用其力駁雜爲甚已有戰國之風不知仲之說果若是乎故吾意其爲遊士

之述也莊周之言曰道術爲天下裂蓋六經未經聖人之手則士之談道者不能醇且正漢興賈誼晁錯之流莫不推尊管氏之書使是書而得盡用則亦無惑乎申韓之刑名商鞅李斯之慘刻豈復先王愛民養人之心哉嗚呼孔子之後猶有孟子其言王政皆本于仁義粹然一出于正後世推之以爲孔孟非虛語也孟子之論管仲止于以其君霸而未嘗議其治齊之政夫是以疑之洎熙丙午八月南澗翁書

